世界人類
欧亚大陆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(1)
- 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(2)
- 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(3)
- 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(1)
- 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(2)
- 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(3)
- 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1)
- 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2)
- 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3)
- 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4)
- 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(1)
- 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(2)
- 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(3)
- 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(1)
- 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(2)
- 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(3)
- 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1)
- 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2)
- 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3)
- 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4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1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2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3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4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5)
- 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6)
- 第八回 半夜奔波(1)
- 第八回 半夜奔波(2)
- 第八回 半夜奔波(3)
- 第八回 半夜奔波(4)

- 第八回 半夜奔波(5)
- 第九回 排队(1)
- 第九回 排队(2)
- 第九回 排队(3)
- 第九回 排队(4)
- 第十回 半日工夫(1)
- 第十回 半日工夫(2)
- 第十回 半日工夫(3)

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(1)

民国三十四年春季，黔南反攻成功。接着盟军在菲列滨的逐步进展，大家都相信“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”这句话，百分之百可以兑现。本来这张支票，已是在七年前所开的，反正是认为一张画饼，于今兑现有期了，那份儿乐观，比初接这张支票时候的忧疑心情，不知道相距几千万里，大后方是充满了一番喜气。但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也有人在报上看到胜利消息频来，反是增加几分不快的。最显明的例子，就是游击商人。在重庆游击商人，各以类分，也各有各的交易场所。比如百货商人的交易场所，就在大梁子。大梁子原本是在长江北岸最高地势所在的一条街道。几次大轰炸，把高大楼房扫为瓦砾堆。事后商人将砖砌着高不过丈二的墙，上面盖着平顶，每座店面，都像个大土地堂，这样，马路显着宽了，屋子矮小的相连，倒反有些像北方荒野小县的模样。但表面如此，内容却极其紧张，每家店铺的主人，都因为计划着把他的货物抛出或买进而不安。理由是他们以阵地战和游击商比高下的，全靠做批发，一天捉摸不到行市，一天就可能损失几十万法币。在这个地方，自也有大小商人之分。但大小商人，都免不了亲到交易所走一次。交易所以外的会外协商，多半是坐茶馆。小商人坐土茶馆，大商人坐下江馆子吃早点。在大梁子正中，有家百龄餐厅，每日早上，都有几批游击百货商光顾。这日早上七点半钟，两个游击商人，正围着半个方桌面，茶烟点心，一面享受，一面谈生意经。上座的是个黄瘦子，但装饰得很整齐。他穿了花点子的薄呢西服，像他所梳的头发一样，光滑无痕，尖削的脸上，时时笑出不自然的愉快，高鼻子的下端，向里微勾，和他嘴里右角那粒金牙相配合，现出他那份生意经上的狡诈。旁座的是个矮胖子，穿着灰呢布中山服，满脸和满脖子的肥肉臃肿着，可想到他是没有在后方吃过平价米的，他将筷子夹了个牛肉包子在嘴里咬着，向瘦子道：“今天报上登着国军要由广西那里打通海口。倘若真是这样，外边的东西就可以进来

了，我们要把稳一点。”那瘦子嘴角里衔着烟卷，取来在烟缸子上弹弹灰，昂着头笑道：“我范宝华生在上海，中国走遍了，什么事情没有见过？就说这六七年，前方封锁线里钻来钻去，我们这边也好，敌人那方面也好，没有碰过钉子。打仗，还不是那么回事。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那不简单，老李，你看着，在四川，我们至少有三年生意好做，不过三年的工夫也很快，一晃就过去了。为了将来战事结束，我们得好好过个下半辈子，从今日起，我们要好好的抓他几个钱在手上，这倒是真的，我们不要信报上那些宣传，自己干自己的。”老李道：“自然不去信他。但是你不信别人信；一听到好消息，大家就都抛出。越是这样越没有人敢要，一再看跌。就算我们手上这点存货蚀光了为止，我们可以不在乎。可是我们总要另找生财之道呀。于今物价这样飞涨，我每月家里的开销是八九上十万，不挣钱怎么办？你老兄更不用说了，自己就是大把子花钱。”范宝华露着金牙笑了一笑，表示了一番得意的样子，因道：“我是糊里糊涂挣钱，糊里糊涂花钱。前天晚上赢了二十万，昨天晚上又输了三十万。”老李道：“老兄，我痴长两岁，我倒要奉劝你两句，打打麻将，消遣消遣，那无所谓。唆哈这玩意，你还是少来好，那是个强盗赌。”范宝华又点了一支纸烟吸着。微摇了两摇头道：“不要紧，赌唆哈，我有把握。’老李听了这话，把双肉泡眼，眯着笑了起来。放下夹点心的筷子，将一只肥胖的右巴掌，掩了半边嘴唇，低声笑道：“你还说有把握呢，那位袁三小姐的事，不是我们几位老朋友和你调解，你就下不了台。”范宝华道：“这也是你们朋友的意思呀。说是我老范没有家眷，是一匹野马，要在重庆弄位抗战夫人才好。好吧，我就这样办。咳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改操着川语道：“硬是让她整了我一下。你碰到过她没有？”老李笑道：“你倒是还惦记她呢。”范宝华道：“究竟我们同居了两年多。”正说到这里，他突然站起身来，将手招着道：“老陶老陶，我们在这里。”老李回头看时，走来一位瘦得像猴子似的中年汉子，穿了套半旧的灰呢西服，肋下夹了个大皮包，笑嘻嘻的走了来。他的人像猴子，

脸也像猴子，尤其是额头前面，像画家画山似的一列列的横写了许多皱纹。老李迎着也站起来让坐，范宝华道：“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陶伯笙先生，这是李步祥先生。”陶伯笙坐下来笑道：“范兄，我一猜就猜中，你一定在大梁子赶早市。我还怕来晚了，你又走了。”范宝华道：“大概九点钟，市场上才有的确消息，先坐一会吧。要吃些什么点心？”茶房过来，添上了杯筷，他拿起筷子，指着桌上的点心碟子道：“这不都是吗？我不是为了吃点心而来。我有件急事，非找你商量一下不可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又要我凑一脚？昨天输三十万了，虽然钱不值钱，数目字大起来，也有点伤脑筋。”陶伯笙喝着茶，吃着点心，态度是很从容的。他放下筷子，手上拿了一只桶式的茶杯，只管转着看上面的花纹。然后将茶杯放在桌上，把手按住杯口，使了一下劲，作个坚决表示的样子，然后笑道：“大家都说胜利越来越近了，也许明?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回到南京了。无论如何，由现在打算起，应该想起办法，积攒几个盘缠钱。要不然，两手空空怎么回家？”

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(2)

范宝华道："那末，你是想作一笔生意。我早就劝过你了，找一笔生意作。你预备的是走哪一条路？"陶伯笙额头上的皱纹，闪动了几下，把尖腮上的那张嘴，笑着裂痕伸到腮帮子上去，点了头道："这笔生意，十拿九稳赚钱。现在黄金看涨，已过了四万。官价黄金，还是二万元一两。我想在黄金上打一点主意。"范宝华对他看了一眼，似乎有点疑问的样子。陶伯笙搭讪着把桌上的纸烟盒取到手，抽出一支来慢慢的点了火吸着。他脸上带了三分微笑，在这动作的犹豫期间，他已经把要答复的话，拟好了稿子了。他喷出一口烟来道："我知道范兄已经作有一批金子了。请问我当怎么作法？"范宝华哈哈一笑道："老兄，尽管你在赌桌上是大手笔，你还吃不下这个大馍馍吧，黄金是二百两一块，买一块也是四百万。自然只要现货到手，马上就挣它四百万。可是这对本对利的生意，不是人人可以作到的。"陶伯笙道："这个我明白。我也不能那样糊涂，想吃这个大馍馍。你说的是期货，等印度飞来的金砖到了，就可兑现，自然是痛快。可是我只想小做，只要买点黄金储蓄券。多一点三十两二十两，少一点十两八两都可以。"范宝华道："这很简单，你挤得出多少钱就去买多少得了。我还告诉你一点消息，要作黄金储蓄，就得赶快。一两个礼拜之内，就要加价，可能加到四万，那就是和黑市一样，没有利息可图了。"陶伯笙看了李步祥一下，因道："大家全不是外人，有话是不妨实说。我也就为了黄金官价快要__涨，急于筹一笔钱来买。范兄，你路上虽得活动，你自己也要用，我不向你挪动。但是，我想打个六十万元的会。"范宝华不等他说完，抢着道："那没有问题。不就是六万元一脚吗？我算一脚。"陶伯笙笑道："我知道你没有问题，除了你还要去找九个人呢。实在不大容易。我想，求佛求一尊。打算请你担保一下，让我去向人家借一笔款子。"范宝华两手同摇着笑道：'称绝对外行。于今借什么钱，都要超过大一分，借六十万，一个月要七八万元的利

钱。黄金储蓄，是六个月兑现。六七四十二万，六个月，你得付五十万的子金。这还是说不打复利。若打起复利，你得付六十万的利息。要算挣个对本对利，那不是白忙了？”那胖子李步祥原只听他两人说话。及至陶伯笙说出借钱买黄金的透顶外行话，也情不自禁的插嘴道：“那玩不得，太不合算了。”陶伯笙道：“我也知道不行，所以来向范兄请教，此外，还有个法子，我想出来邀场头，你总可以算一脚吧？”范宝华道：“这没有什么，我可以答应的。不过要想抽六十万头子，没有那样大的场面。而且还有一层，你自己不能来。你若是也加人，未必就赢。若是输了的话，你又算白干，那大可不必。”陶伯笙偏着头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自然是我不来。不过到了那个时候，朋友拉着我上场子，我要是说不来的话，那岂不抹了人家的面子？怎么样？李先生可以来凑一脚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我哪里够资格？我们这天天赶市场的人，就挣的是几个脚步钱。”范宝华道：“提起了市场我们就说市场吧。老李，你到那边去看看，若是今天的情形有什么变动的话，立刻来给我一个信。我和老陶先谈谈。”李步祥倒是很听他的指挥，立刻拿起椅子上的皮包就走出餐厅的大门。刚走到大门口，就听到有人在旁边叫道：“我一猜就猜着了，你们会在这里吃早点的。”他掉转头去看时，说话者就是刚才和范宝华谈的袁三小姐。她穿着后方时新的翠绿色白点子雪花呢长袍，套着浅灰法兰绒大衣。

头发是前面梳个螺旋堆，后面梳着六七条云丝纽。胭脂粉涂抹得瓜子脸上像画上的美女一样，画着两条初三四的月亮型眉毛。最摩登的，还是她嘴角上那粒红豆似的美人痣。看这个女人也不像是怎样厉害的人。倒不想她和范宝华变成了冤家。他匆遽之间，为她的装饰所动，有这点感想，也就没答复出什么话来，只笑着点了两点头。袁小姐笑道：“哼！老范也在这里吧？”她说着，把肋下夹的皮包拿出来，在里面抽出一条小小的花绸手绢，在鼻子上轻轻抹了两下。李步祥又看到她十个手指头上的蔻丹，把指甲染得血一般的红。她笑道：“老李！你只管看我作什么？看我长得漂亮，打什么主意吗？”李步祥哎哟

了一声，连说不敢不敢。袁三小姐笑道：“打我什么主意，谅你也不敢，我是问你，是不是打算和我作媒？”李步祥还是继续的说着不敢。袁三小姐把手上的手绢提了一只角，将全条手绢展开，抖着向他拂了一下，笑道：“阿木林，什么不敢不敢？实对你说，你要发上几千万元的财，也就什么都敢了。”老李笑道：“三小姐开什么玩笑，你知道我是老实人。”她笑道：“哼1老实人里面挑出来的。哪个老实人能作游击商人？这也不去管他了。你是到百货市场去吧？托你一件事，给我买两管三花牌口红来。别害怕，不敲你的竹杠，我在百龄餐厅等着你。买来了，我就给你钱。”李步祥先笑道：“袁小姐就是这一张嘴不饶人。东西买来了，我送到哪里去？”袁三道：“你没有听见吗？我在百龄餐厅等着你。你以为老范在那里我不便去。那没有关系，不是朋友，我们也是熟人。回头要来。”说着笑对了他招招手，她竟是大开了步子，走进餐厅里去。李步祥望着她的后影，摇了两摇头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个女人了不得。”于是走上百货市场去。这百货交易所在一幢不曾完全炸毁的民房里。这屋子前后共有四进，除了大门口，改为土地堂的小店面而外，里面第二第三两进屋子，拆了个空，倒像个风雨操场。这两进房子里挨着柱子，贴着墙，乱哄哄地摆下摊子。那些摊子上，有摆衬衫袜子的，有摆手绢的，有摆化妆品的，也有专摆肥皂的。夹着皮包的百货贩子，四处乱钻，和守住摊子的人，站着就地交涉。全场人声哄哄，像是夏季黄昏时候，扰乱了门角落里的蚊子群。李步祥兜了两三处摊子，还没有接治好生意，这就有个穿蓝布大褂的胖子光了头，搬一条板凳放在屋子中间。他这么一来，立刻在市场上的游击商人，就围了上来。人围成了圈子以后，那胖子站在凳子上，在怀里掏出一本拍纸簿，在耳朵夹缝里取出一支铅笔。他捧着簿子看了看，伸了手叫道：“新光衬衫九万。”只这一声，四处八方，人丛中有了反应：“八万，八万五，八万二，两打，三打，一打。”同时，围着人群的头上，也乱伸了手。那胖子又在喊着：“野猫牌毛巾一万二。”在这种呼应声中，陆续的有人走来，加进了那个拥挤的人圈，人

的声音也就越发嘈杂了。李步样的意思，只是来观场，并不想买进货品，也就只站在人丛后面呆望了一阵。约莫有十来分钟，他把市场今日的行市，大概摸得清楚了。却有人轻轻在肩上拍了一下，看时，正是那位邀赌的陶伯笙。便笑道："陶先生，你也有兴致来观观场吗？不买东西，在这里站着是无味的，声音吵得人发昏。"陶伯笙笑道："那位袁三小姐又去找老范去了。我想坐在一处，他们或者不好说话，所以我就避开来了。"李步祥笑道："没有关系。我和他们混在一处两三年，什么不知道。这位袁三小姐是什么全不在乎的。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怀了。她正叫我给她买两支口红呢。来吧，我们一同来和袁小姐看口红。"说着，转了两三个化妆品摊子，果然找到了两支三花牌口红。李步祥一问价钱，那位摊贩子并没有开口说话，将蓝布衫的长袖子伸出来。当李步祥也伸过手去和他握着时，他另一只手，立刻取了一块白的粗布手巾，搭在两个人手上，也不知道他们两只手在布底下捏了些什么。那李步祥缩回手来，摊贩子立刻摇了两摇头道："那不行，差远了。"李步祥笑着伸过手去两只手捏住，又把布盖着。他连问着；"可不可以？"于是两个人一面捏手，一面打着暗号，结果，李步祥缩回手来，掏出几千元钞票，就把口红买过来__了。陶伯笙跟着他走了几步，笑道："为什么不明说，瞒着我吗？"李步祥道："市场上就是这么一点规矩，明事暗做。其实什么东西，什么价钱，大家全知道。你非这样干，他不把你当内行，有什么法子呢。走吧，把东西送给袁三去。"陶伯笙笑道："你当了老范的面，送她这样精致的化妆品，恐怕不大妥当，老范那个人疑心很重。"李步样笑道："没关系，大家全是熟极了的人。"

第一回 重庆一角大梁子(3)

他说着，向前走，一到餐厅门口，陶伯笙不见了。心想，这家伙倒是步步当心，是个精灵鬼，自己也不可太大意。于是缓着步子向里走，隔着餐厅玻璃门，先探头望了一下。那袁三和范宝华坐在原先的桌位上，谈笑自若。她倒是先看见了，抬起手来，连招了两下。李步样只好夹着皮包走过去了。看看范袁两人脸色，都极其自然。便横头坐下来笑道："刚才范兄还提到你的，不想你就来了。"袁三将眼睛向两人瞟了一眼，笑道："那多谢你们惦记了。"李步祥道："本来你和范兄是很好的。大家还可以……"袁三立刻把笑脸沉下来道："老李，话不要说得太远了。过去的事提他干什么？我们都不过是朋友而已。朋友见面，坐坐茶馆何妨？"李步祥把脸腮上的胖肉拥起来，苦笑了一下。袁三又笑道："你自说是个老实人，说错了话我也不怪你。托你买的口红，你买了没有？"他便在口袋里掏出两支口红管子，放在桌上。袁三拿过去看了看装演上的记号，又送到鼻子尖上闻了两下，点着头道："这是真的，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"李步样笑道："小意思，还问什么价钱？"袁三道："我敲竹杠要敲像老范一样的，敲就敲笔大的。你这个小小游击商人，经不起我一敲。多少钱买的？说！"李步祥一想，这家伙真凶，和她客气不得。于是点了头笑道："袁小姐说的是，你就给五千块钱吧！我们买得便宜。"袁三道："两千五百元买不到一支口红，你说实话。"李步祥将肥脖子一缩，笑道："袁小姐真是厉害，市场上价目都晓得。我是七千元买的。"袁三将朱漆的小皮包放在桌上打开，在里面抽出一叠钞票，拿了几张由桌面上向李步祥面前一丢。因笑道："你真是阿木林。北平人有句话，叫做窝囊废，你说对不对？"李步样红着胖脸道："民国二十一二年，我混小差使在北平住过两年，这句话我懂得。那比上海人说的阿木林还要厉害一点。"袁三道："你看！要钱就要钱，白送就白送，少算两千块钱，那算怎么回事？"他笑道："我怕袁小姐嫌我买贵了。"她笑着叹了口气道："你真

是一块废料。”说话时，还把手上拿的花绸手绢隔了桌面向他拂了几拂。李步祥心里十分不痛快，可是对了她还只有微笑。袁三站了起来，将皮包夹在助下，向范宝华道：“你大概是不要我会东的了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根本你也没有扰我，就只喝了半杯茶。”袁三道：“胜利快来到了。大概一两年内，我们可以回上海。好孩子，好好的抓几个钱回家去养老婆儿女，别尽管赌唆哈。”她说着话时，手拿了皮包，将皮包角按住桌子，在地面悬起一只脚，将皮鞋尖在地面上点着。最后，说了两个字“再见”，扬着脖子挺了胸脯子就这样的走了。范李怔怔的对望了一阵。还是范宝华笑道：“这家伙越来越流，简直是个女棍子。幸而她离开了我，若是现今还在一处，我要让她搜刮干了。”李步祥道：“我在餐厅门口碰着她，是她先叫我的。她叫我到市场上去买口红。不知道什么缘故，我见着她就软了，她叫我买东西，我不敢不买。我想老兄不会见怪。”范宝华也笑着叹口气道：“你真是一块废料。这且不谈，今日市场情形怎么样？”李步祥道：“还在看跌，市场上很少人进货，我们还是按兵不动的好。”范宝华将桌子一拍道：“我还看情形三天，三天之内，还是继续看跌的话，我决计大大的变动一下，要干就痛痛快快地大干一阵，这样不死不活的也门得很。我也不能让袁三小视了我。”李步祥道：“如果你有这个意思，我倒可以和你跑跑腿。那衡阳来的几个百货字号，当去年撤退的时候，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进来了，就是存着货不肯拿出来，预备挣钱又挣钱。现在国军打胜仗。眼见不久就要拿回桂柳，货留着不是办法，预备倒出来。你若买进一部分回来，赶快运到内地去卖，还是一笔好生意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你真是不行，大后方可作的生意多着呢，除了作百货，我们就没有第二条路子吗？你瞧着吧，这个礼拜以内，我要玩个大花样。老陶那家伙溜了，你到他家去找他一趟，让他到家里来找我。老李，你看我发财吧！”说着，打了一个哈哈。

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(1)

范宝华是个有经验的游击商人，八年抗战，他就做了六年半的游击商。虽然也有时失败，但立刻改变花样，就可以把损失的资本捞回来。因之利上滚利，他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季，以二百元法币作本钱，他已滚到了五千万的资本。虽然这多年来，一贯的狂嫖浪赌，并不妨碍他生意的发展。李步祥以一个小公务员改营游击商业，才只短短的两年历史，对范宝华是十分佩服的，而且很得他许多指导，见他这样的大笑，料着他又有了游击妙术。便笑道："你怎样大大的于一番？我除了跑百货，别的货物，我一点不在行，除此之外，现在以走哪一条路为宜呢？"范宝华笑道："你不用问着我这手戏法吧，你去和我找找老陶，就说我有新办法就是了。若是今天上午能找到，就到我那里去吃中饭。否则晚上见面。今晚上我不出门，静等他。"李步祥道："我看他是个好赌的无业游民，他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吗？"范宝华道："你不可以小视了他，他不过手上没钱，调动不开。若是他有个五六百万在手上，他的办法，比我们多得多呢。"李步样笑道："我是佩服你的，你这样的指挥我作，我就这样进行。这次你成了功，怎么帮我的忙？"范宝华笑道："借给你二百万，三个月不要利钱。你有办法的话，照样可以发个小财。"他听了自是十分高兴，立刻夹了皮包，就向陶伯笙家来。这陶伯笙住在临街的一幢店面楼房里，倒是四层楼。重庆的房子包括J！【东沿江的码头，那是世界上最奇怪的建筑。那种怪法，怪得川外人有些不相信。比如你由大街上去拜访朋友，你一脚跨进他的大门，那可能不是他家最低的一层，而是他的屋顶。你就由这屋顶的平台上，逐步下楼，走进他的家，所以住在地面的人家，他要出门，有时是要爬三四层楼，而大门外恰是一条大路，和他四层楼上的大门平行。这是什么缘故？因为扬子江上溯人峡，两面全是山，而且是石头山。江边的城市，无法将遍地的山头扒平。城郭街道房屋，都随了地势高低上下建筑。街道在山上一层层地向上横列地堆叠

着，街两旁的人家，就有一列背对山峰，也有一列背对了悬崖。背对山峰的，他的楼房，靠着山向上起，碰巧遇到山上的第二条路，他的后门，就由最高的楼栏外，通到山上。这样的房子还不算稀奇。因为你不由他的后门进去，并不和川外的房屋有别的。背对了悬崖的房屋，这就凭着川人的巧思了。悬崖不会是笔陡的，总也有斜坡。川人将这斜坡，用西北的梯田制，一层层的铲平若干尺，成了斜倒向上堆叠的大坡子。这大坡子小坦地，不一定顺序向上，尽可大间小，三间五，这样的层次排列。于是在这些小坦地上，立着砖砌的柱子，在上面铺好第一层楼板。那末，这层楼板，必须和第二层坦地相接相平。第二层楼面就宽多了。于是在这一半楼面一半平地的所在，再立上柱子，接着盖第三层楼。直到最后那层楼和马路一般齐，这才算是正式房子的平地。在这里起，又必须再有两三层楼面，才和街道上的房子相称。所以重庆的房子，有五六层楼，那是极普通的事。可是这五六层楼，若和上海的房子相比，那又是个笑话。他们这楼房，最坚固的建筑，也只有砖砌的四方柱子。所有的墙壁，全是用木条子，双夹的漏缝钉着，外面糊上一层黄泥，再抹石灰。看去是极厚的墙，而一拳打一个窟窿。第二等的房子，不用砖柱，就用木柱。也不用假墙，将竹片编着篱笆，两面糊着泥灰，名字叫着夹壁。还有第三等的房子，那尤其是下江人闻所未闻。哪怕是两三层楼，全屋不用一根铁钉。甚至不用一根木柱。除了屋顶是几片薄瓦，全部器材是竹子与木板。大竹子作柱，小竹子作行条，蓖片代替了大小钉子，将屋架子捆住。壁也是竹片夹的，只糊一层薄黄泥而已。这有个名堂，叫捆绑房子。由悬崖下向上支起的屋子，屋上层才高出街面的，这叫吊楼，而捆绑房子，就照样的可以起吊楼。惟其如此，所以重庆的房子，普通市民，是没有建筑上的享受的。陶伯笙是个普通市民，他不能住超等房子，也就住的是一等市房的一幢吊楼。吊楼前面临街，在地面上的是一家小杂货铺。铺子后面，伸出崖外，一列两间吊楼。其中一间住了家眷。另一间是他的卧室，也是客厅，也是他家眷的餐厅。过年节又当

了堂屋，可以祭祖祭神。这份儿挤窄，也就只有久惯山城生活的难民处之坦然。李步祥经范宝华告诉了详细地点，站在小杂货店门口打量了一番，望着店堂里，堆了些货篓子货架子，后面是黑黝黝的，怕是人家堆栈，倒不敢进去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少妇由草纸堆山货篓子后面笑了出来，便闪开一边看着。那少妇还不到三十岁，穿件半旧的红白鸳鸯格子绸夹袍，那袍子自助以下有三个纽扣没扣，大衣襟飘飘然，脚下一步两声响，踏了双皮拖鞋。烫头发鸡窠似的堆了满头和满肩。不过姿色还不错。圆圆的脸，一双画眉眼，两道眉毛虽然浓重些，微微的弯着，也还不失一份秀气。她操着带中原口音的普通话，笑着出来道："下半天再说吧，有人请我听戏哩。今天该换换口味了。"她脸腮上虽没有抹胭脂粉，却是红晕满腮，她笑着露出两排白牙，很是美丽。李步祥想着，这女人还漂亮，为什么这样随便，他正这样注意着，后面正是陶伯笙跟出来，他手上举了只手皮包，叫着道："魏太太你丢了重要的东西了。"她这才站住，接过皮包将手拍着道："空了。丢了也不要紧。不是皮包空了，我今天也不改变路线去听戏。这两次，我们都是惨败。"说着，摆头微笑，走到隔壁一家铺子里去了。李步祥这才迎向前叫声陶先生。他笑道：'你怎么一下工夫又到这里来了。请家里坐，请家里坐。"说着，把他由店堂里向后引，引到自己的客室里来。李步样一看，屋子里有张半旧的木架床，被褥都是半旧的。虽然都还铺叠得整齐，无如他的大皮包、报纸、衣服袜子，随处都是。屋子里有张三屉桌和四方桌，茶壶茶碗、书籍、大小玻璃瓶子、文具，没有秩序的乱放。在垃圾堆中，有两样比较精致些的，是两只瓷瓶，各插了一束鲜花，另外还有一架时钟。这位陶先生出门，把身上的西服熨烫得平平整整，夹了个精致大皮包，好像家里很有点家产，可是住的屋子这样糟。这吊楼的楼板，并没有上漆，鞋底的泥代了油漆作用，浮面是一层潮粘粘的薄灰。走着这楼板还是有点儿闪动。陶伯笙赶快由桌子下面拖出张方凳子来，上面还有些瓜子壳和水渍，他将巴掌一阵乱抹，然后拍着笑道："请坐请坐。"

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(2)

李步祥看他桌上是个存货堆栈，也就不必客气了，把带来的皮包，也放在桌上。虽然那张方凳子，是陶伯笙用手揩抹过的，可是他坐了下去，还觉得不怎么合适，那也不理会了。因笑道："我不是随便在门口经过的，我是老范叫我来的。"陶怕笙道："刚才分手，立刻又请老兄来找我，难道又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吗？"说着，在身上掏出一盒纸烟，抽了一支敬__客。李步祥站起来接烟时，裤子却被凳面子粘着，拉成了很长。回头看时，有一块软糖，半边粘在裤子上，半边还在凳面上，陶伯笙笑着哎呀了一声道："这些小孩子真是讨厌，不，也许是刚才魏太太丢下来的。"李步祥笑道："没关系，我这身衣服跟我在公路上跑来跑去，总有一万里路，那也很够本了。"他伸手把半截糖扒得干净，主人又在床面前另搬了张方凳子出来，请客坐下。李步祥吸着烟，沉默了两三分钟，然后笑道："这件事，就是我也莫名其妙。老范坐在茶座上，突然把桌子一拍，说是三天之内，要大干一番，而且说是一定要发财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财会怎样的发起来。他就叫我来约你去商量。想必他大干一番，要你去帮忙。"陶伯笙伸着手搔了几搔头。因道："要说作买卖，我也不是完全外行，但是要在老范面前，着实要打个折扣，他作生意，还用得着我吗？"李步样道："他这样的着急要我来约你，那一定有道理。他在家里等你吃午饭，你务必要到。"说着，就拿了皮包要走。陶伯笙说道："老兄今天初次光顾，我丝毫没有招待，实在是抱歉。"说着，将客送出了大门，还一直的表示歉意。李步祥走了，他站在店铺屋檐下，还不住的带着笑容。有人笑问道："陶先生，什么事这样的得意？把客送走了，还只是笑容满面。这个胖子给你送笔财喜来了？"看时，又是那魏太太。她胸下夹着一本封面很美丽的书，似乎是新出版的小说。手上捏了个牛角尖纸包，里面是油炸花生米。便答道："天下有多少送上门来的财喜？他说是老范叫他来约我的，要我上午就去。"魏太太道"那还不是要你去凑一脚。

在什么地方？”陶伯笙道：“不见得是约我凑脚。他向来是哪里有场面就在哪里加人，自己很少邀班子。而且我算不得硬脚，他邀班子也不会邀我。”这时，有个穿藏青粗呢制服的人，很快的由街那边走过来，站住，皱了眉向沈太太道：“怎么在大街上说赌钱的事。”魏太太钳了一粒花生米，放到嘴里咀嚼着，因道：“怎么着？街上不许谈吗？”她钳花生米吃的时候，忘了肋下，那本书扑的一声落在地上。她赶快弯腰去捡书。可是左手作事，那右手捏的牛角尖纸包，就裂开了缝，漏出许多花生米。那男子站在旁边，说了两个字：“你看。”不想这引起魏太太的怒火，刷的一声，把那包花生米抛在地上，掉转身就走进杂货店隔壁的一家铺子去了。陶伯笙笑道：“魏先生，端本老兄，你这不是找钉子碰吗？你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质问太太？”魏端本脸上，透着三分尴尬，苦笑了道：“我这是好意的劝告，也不算是质问啦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赶快回家道歉吧。要不然，怪罪下来，你可吃不消。”魏端本微笑着，走回他的家。他的家也是在一幢吊楼上。前面是爿冷酒店。他们家比陶家宽裕，拥有两间半屋子。一间是小客室，也作堂屋与餐厅，有一张方桌子，一张三屉桌，和几只木椅子和藤椅子。但是这样屋子也就满了。另一间是他夫妇的卧室，此外半间，算是屋外的一截小巷，家里雇的老妈子，弄了张竹板床，就睡在那里。魏先生放缓了脚步，悄悄的走进了卧室，却见太太倒在床上，捧了那本新买的小说在看，两只拖鞋，一只在地板上，一只在床沿上。光了两只脚悬在床沿外，不断来回的晃着。魏先生走进房，站着呆一呆，但魏太太并不理他，还是晃着脚看着书。魏先生在靠窗户的桌子边坐下。这里有张半旧的五屉柜。也就当了魏太太的梳妆台。这上面也有茶壶茶杯，魏先生提起茶壶，向杯子里斟着茶，不想这茶壶里却是空的。因道：“怎么搞的？这一上午，连茶壶里的茶都没有预备。”那魏太太依然看她的书，对他还是不理会。魏端本偷看太太的脸子，很有点怒色，便缓缓的走到床面前，又缓缓的在床沿上坐下。因带了笑道：“我就是这样说一声，你又生气了吗？”说着，伸出手去，正要抚摸太太悬在床沿上的

大腿。不料她一个鲤鱼打挺，突然坐了起来，把手将魏端本身上一推，沉着脸道：“给我滚开些。”魏端本猛不提防，身子向旁边歪过去。碰在竹片夹壁上，掉落一大块石灰。他也就生气了，站在床面前道：“为什么这样凶？我刚刚下办公厅回来，没有吃，没有喝，没有休息。你不问一声罢了，反而生我的气。’”魏太太道：“没吃没喝，活该。你没有本领养家活口，住在这手推得倒的破吊楼上。我一辈子没有受过这份罪。你有本领，不会雇上听差老妈子，伺候你的吃你的喝？”魏端本道：“我没有本领？你又有甚么本领，就是打唆哈。同事的家眷，谁不是同吃着辛苦，度这国难生活？有几个人像你这样赌疯了。”魏太太使劲对丈夫脸上啐了一声。竖着眉毛道：“你也配比人家吗？你这个骗子。”说着索性把手指着魏先生的脸。魏先生最怕太太骂他骗子。每在骂骗子之后，有许□不能答复的问题。他立刻掉转身来道：“我不和你吵，我还要去写信呢。”他说着，就走到隔壁那间屋子里去。魏太太却是不肯把这事结束，踏着皮拖鞋，也追了过来。见魏先生坐在那三屉桌边，正扯开抽屉，取出信纸信封。魏太太抢上前，一把将信纸按住。横着眼道：“那不行。你得交代清楚明白，为什么当了朋友的面，在马路上侮辱我？”魏端本道：“我怎么会是侮辱你。夫妻之间，一句忠告都不能进吗？你一位青春少妇站在马路上谈赌博，这是应当的吗？”魏太太那只手，还放在桌上，这就将桌子一拍，喝道：“赌博你不能干涉我赌钱，青春少妇？你知道‘青春’两个字就好乘人于危，在逃难的时候用欺骗的手腕害了我的终身。我要到法院去告你重婚。我一个名门小姐，要当小老婆，也不当你魏端本的小老婆，我让你冤苦了。”说着，也不再拍桌子了，坐到旁边椅子上，两手环抱伏在桌子上，头枕了手臂，放声大哭。而且哭得十分惨厉，那泪珠像抛沙一般，由手臂滚到桌面上去。魏端本发了门坐在破旧的藤椅子上，望了太太，很想辩驳两句，可是没有那股勇气。想安慰她两句吧？可是今天这件事，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有理。难道在这种情形下，

自己反要向她去道歉吗？于是只有继续的不作声，在制服口袋里摸出一盒纸烟，自己取了支烟，缓缓的擦了火柴来点着。

第二回 吊楼上两家庭(3)

魏太太哭了一阵，昂起头来，自用手绢抹着眼泪。因向魏端本道："今天我和你提出两个条__件：第一，你得登报宣布，和你家里的黄脸婆子早已离婚。我们要重新举行结婚仪式。第二，干脆我们离婚。"魏端本道："平常口角，很算不了一回事，何必把问题弄得这样严重。"魏太太将头一摆道："那不行。现在的时局好转，胜利就在今明年。明年回到了南京，交通便利，你那黄脸婆子来了，你让我的脸向哪里摆。这件事情，刻不容缓，你非办不可。"魏端本道："你这是强人所难。离婚要双方签字，才能有效。我一个人登报，有什么用处？"魏太太道："强人所难？你没有想到当年逃难到贵阳的时候，你逼着我和你一路到重庆来，书不念了，家庭也从此脱离了关系，那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怎么都接受了，那个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你家里有老婆？"魏端本道："六七年的旧帐，你何必去清算。这七年以来，我没有亏待你。而且那时候，在贵阳的朋友，也把我的家事告诉了你的。事后你问我，我都承认了，我并没有欺骗你。"她道："事后？事后才告诉我。可是我的贞操，已经让你破坏了。慢说我是旧家庭出身，就算我是新家庭的产儿，一个女孩子的贞操，让人破坏了，也是不可补偿的损失。那时，我年轻，没有主意，虽是你朋友告诉了我你是个骗子，可是我也只好将错就错。现在没有什么话说，你赔偿我的贞操，还我一个处女的身份。不然的话，我到法院里去告你诱拐重婚。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人，不给你厉害，你不知道好歹。"魏端本将吸的烟向桌下瓦痰盂子里一丢，红着脸道："你的贞操，是我破坏的吗？"魏太太听了这话，先是脸上一红，随后脸色惨然作变，最后脸腮向下沉着，两道眉毛竖了起来。看到桌子面前有只茶杯猛可的拿起茶杯来，对了魏端本迎面砸了过去。魏先生在她拿起茶杯来时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已予以严密的注意。她一举手，他立刻将身子一偏，茶杯飞了过来，没有砸着他的脸，却砸在他的肩膀上。茶杯里还有些剩

茶，随着杯子翻过来，淋了魏先生一身。杯子滚到地板上，就呛啷一声碎成了几片。魏先生这实在不能不生气了，瞪着眼望了她道：“好！你又动手。”魏太太坐在对面椅子上，又哇的一声哭了。魏先生对于太太有三件事，非屈服不可。其一是太太化妆之后，觉得比任何同事的太太还要漂亮。这时出于衷心的喜悦，太太要什么给什么。第二是太太生气的时候，也不能不屈服。当初和太太结合的时候，太太是十九岁，兀自带着三分小孩儿脾气，一点儿事就着恼，也不免有些撒娇成分，魏先生总是将就着。偶然有两次不将就，太太可就恼怒得更厉害，念着她年轻，还是让步吧。这么一来，成了习惯，太太一生气，魏先生就软了半截。第三是太太哭的时候了，教人有话说不进去，动手打架，更是不忍，也只有屈服。而且不屈服的话，太大就要算旧帐，闹离婚，几次也就决定了离婚了，可是怕她要巨额的赡养费。尤其是两个小孩子一个四岁，一个两岁半，将会陷人悲惨的境界。再说，太太实在也很漂亮，失去了这样的太太，一个抗战期间的小__公务员，哪里找去？在这几种情形之下，他对太太已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。现在太太又在哭了，纵然泼了身上衣服一片水渍，可说丝毫没有受伤，茶杯那一砸，也就不必计较。回想对太太所说的话，实在也太严重了。关于太太贞操问题，这是个谜。向来微露口风，提出质问，必是一场恶劣的斗争，积威之下，过去的事，本来也不愿提，这时因为太太自己提了出来，落得反击一下。不想她依然强硬非常。打算战胜她的话，只有答应离婚。反正她知道小公务员是穷的，不会要多少钱。若说她会闹到上司那里去，或者在报上登启事，反正这一碗公务员的饭，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。实在不能忍受了。除了言语咄咄逼人，她还动手打人。有家庭的乐处，实在抵不了没家庭的苦处。立刻之间，他心里有了急遽的变化。呆站着了一会，看到太太还在呜呜咽咽的哭，他就坐了下来，取出纸烟来吸着。把这支纸烟吸完了，对付太太的主意也有个八成完成。觉得拆散了也好。否则，将来胜利回家，更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交涉。正自这样想着，女佣工杨嫂带着两

个孩子回来了。手上抱着一个，身后跟着一个，抱着的那个两岁半的男孩子，手上拿了半个烧饼。老远的叫着道：“爸爸，烧饼。”他不由得笑了，点头道：“好孩子。你吃吧。”在他这一笑之中，立刻想到，离不得婚，孩子要受罪呀。

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1)

魏太太很知道她丈夫是一种什么性格，见他对孩子笑着说出了和软的话，尤其料到他是不会强硬的，便掏起这件旧袖子的衣襟，擦着脸上的泪痕。杨嫂看到就把自己衣袋里一条白手绢送了过来。因道："你为啥子又和先生割孽吗？（川语：冲突或极端不和之谓）这里有块帕子。"魏太太将手帕拿着一摔道："用不着。我身上穿的衣服，还不如抹桌布呢。"魏端本看太太这个样子，气还是很大，往常杨嫂做饭，不是将孩子交给太太，就是交给主人。这样子，太太是不会带孩子的。自己若去带孩子，也就太示弱了。没人带孩子，这顿午饭，休想吃，便到卧室里拿着皮包戴上帽子，悄悄的走出去。当他由这屋门口经过的时候，魏太太就看到了。因叫着道："姓魏的，你逃走不行，你得把话交代明白了。"魏端本一面走着，一面道："我有什么可交代的？我躲开你还不行吗？"而且说到最后一句，他脚步加快，立刻就走远了。魏太太追到房门口，将手撑着门框，骂道："魏端本，你有本领走，看你走到哪里去？你从此不回来，才算是你的本事。"杨嫂道："太太，不要吼了。先生走了，你就可以么台了（完事也）。我给你买回来了。好贵哟。"说着，她在衣襟下面摸出两枚广柑来。这东西是四川特等产品。上海人叫做花旗橘子，而且色香味，比花旗橘子都好。二十六年抗战初期人川的下江人，都为了满街可买到的广柑而吃惊，那时间的广柑，一元可以买到三百枚。大家真没想到中国土产，比美国货又好又便宜。同时也奇怪着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把这东西贩到下江去卖？因之到了四川的外省人大家都欢喜去吃川橘和广柑。广柑也就随人的嗜好普遍和物价指数的上升，在三十四年的春季，曾卖到一千元一枚。魏太太吃这广柑的时候，是三十四年的春季，还没有到十分缺货的时候，也就五百元一枚了。她拿着广柑在鼻子尖上唤了一下，笑道："还不坏。"将一枚放桌上，取一枚在手，就站了剥着吃。小孩子在吃烧饼，却不理会。大孩子站在老妈子身后，将一个食指送

到嘴里去吮着，两只小眼滴溜溜的望了母亲。魏太太吃着还剩半边广柑，就塞到大孩子手上。因道：“拿去拿去，你和你那混蛋的老子一样，看不得我吃一点东西。”说着，又剥那一个广柑吃，杨嫂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烧饭了。太太，你带孩子，要不要得？”她摇头道：‘哦才不带呢。不是这两个小东西，我才自由得多呢。”杨嫂道：“先生回来吃饭，郎个做（怎么办）？”魏太大道：“他才不回来呢。我也不想吃什么。到斜对面三六九去（重庆下江面馆，市招一律为三六九，故三六九成为上海面店之代名词）下四碗面来。我吃一碗，你带小孩共吃三碗，总够了。我那碗，要排骨的。我要双浇，来两块排骨，炸得熟点儿，你们吃什么面，我就不管了。管他呢，落得省事。把这家管好了，也没意思，住在这店铺后面的吊楼上住家像坐牢无二。”这位杨嫂，和魏先生一样，她是很怕这位太太，不过魏太太手头很松，用钱向来没有问过帐目。有着这样的主人，每月有工资四五倍的进帐，在太太发脾气的时候，也就忍耐一点了。太太这样说着话，似乎脾气又要上来。她于是抱着一个孩子，牵着一个孩子，因道：“走，我们端面来吃。”魏太太对于女佣工是不是去端面，倒并不介意，且自把这个五百元一枚的广柑吃完了。想起刚才看的那本小说，开头描写爱情的那段就很有趣味。这书到底写些什么故事，却是急于要知道的，于是回了房去，又睡到床上，将书捧着看。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候，杨嫂站在屋里道：“太太，你还不起来吃面，面放在桌上都快要凉了。”她只是哼了一__声，依然在看书。这杨嫂随了她将近三年，也很知道她一点脾气。这就端了那碗面送到她面前来，笑道：“三六九的老板，和我们都很熟了，你看看这两块排骨，硬是大得很。”魏太太把眼光由书本上源到面碗上来，果然那两块排骨有巴掌那么大。同时，也真觉得肚子里有点饿。一个翻身坐了起来，先将两个指头钳了一块排骨送到嘴里咀嚼着。笑道：“味儿很好。”杨嫂于是把面碗放到桌上笑道：“那么，太太你就快来吃吧。”

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2)

魏太太被这块排骨勾引起食欲来了。立刻随着那面碗来到了桌旁，五分钟后，她就把那碗面吃完了。她那本小说，是带在手边的，于是继续的翻着看。杨嫂进来拿碗问道："太太，你不洗把脸吗？"她道："把冷手巾拿过来，我擦把脸就是。"杨嫂道："你不是要去看戏吗？"她将手按着书昂头想了一想，便点头道："好的，我去看戏。魏端本他不要这家，我回佩芝也不要这个家，你给我打盆热水来。"杨嫂笑道："水早已打来了。"说着，向那五屉柜上一指。魏太太一拍书本，站了起来道："不看书了，出去散散问。"说着，便把放倒了的镜子在五屉柜上支起来，在抽屉里搬出了一部分化妆品，连同桌面上的小瓶儿小盒儿一齐使用着。三十分钟工夫，她理清了头发，抹上了油，脸上抹匀了脂粉。将床里边壁上挂的一件花绸袍子换过，摸起枕头下的皮包，正待出门，因走路响声不同，低头看去，还是踏着拖鞋呢。自己笑骂着道："我这是怎么着了，有点儿魂不守舍。"说着，自在床褥子下摸出长统丝袜子来穿了。可是再看看那床底下的皮鞋，却只有一只，弯着腰，把魏端本留在家里的手杖，向床底下掏了一阵，也还是没有。因为屋子小，放不下的破！日东西，多半是塞到床底下去。大小篮子。破手提皮箱、破棉絮卷儿，什么都有。她想把这些东西全拖出来再行清理，一来是太吃力二来是灰尘很重，刚是化妆换了衣服，若弄了一身的灰尘，势必重新化妆一次，那就更费事了。她这样的踌躇着，坐在床沿上，只是出神。最后只好叫着杨嫂了。杨嫂进来了，看到太太穿了丝袜子却是踏着拖鞋，一只皮鞋扔在屋子中间地板上。这就让杨嫂明白了，笑道："那一只皮鞋，在五斗柜抽斗里，太太，你忘记了吗？"她道："怎么会把皮鞋弄到抽斗里面去了呢？"杨嫂笑道："昨晚上你把皮鞋拿起来，要打小弟弟，小弟弟刚是打开抽斗来耍，你那只鞋子，就丢在抽斗里面了。"她说着，把五斗柜最下一层抽斗拉开，那只皮鞋底儿朝天，正是在那抽斗中间。魏太太笑道："我就

没有向那老远的想，想到昨天晚上去，拿来我穿吧。”杨嫂特鞋子送过去，她是赶快的两脚蹬着，及到站起来要走，觉得鞋子怪夹人。杨嫂笑道：“鞋子穿反了哟。”魏太太笑道：“真糟糕，我是越来越错。”于是复坐下来，把鞋子穿顺，拿起手皮包，正待要走，这倒让她记起一件事。因而问杨嫂道：“我两个孩子呢？”她笑道：“不生关系，他们在隔壁屋子里吃面。”魏太太含着笑，轻放了脚步，慢慢儿的走出去了。她惯例是这样子的，出去的时候，怕让两个小孩子看见，及至出了大门，她也就把小孩子们忘记了。小孩子被她遗弃惯了，倒也不感觉得什么痛苦。杨嫂带着他们到邻居家玩玩，街上走走，混混就是一天。倒是在办公厅里的魏端本，有时会想起这两个孩子。今天和太太口角一一番，负气走出去，没有在家吃午饭。他想到太太是向来不屈服的，料想也未必在家。两个孩子，不知吃了午饭没有？他有了这份想头，再也不忍和太太闹脾气了，公事完毕，赶快的就向家里走。到了家门口，已是满街亮着电灯的时候，冷酒铺子正在上座，每副座头上都坐着有人，谈话的声音闹哄哄的。心里本就有几分不快，走到这冷酒店门口，立刻发生着一个感想，当公务员，以前说是作官，作官那还了得，谁不羡慕的一回事。于今作官的人，连住家的地方都没有，只是住在冷酒铺子后面，这也就难怪作小姐出身的太太，始终是不痛快。他怀着一分惭愧的心情走回家去，那个作客厅的屋子，门是半掩着，卧房呢，门就倒锁着了。向隔壁小房子里张望一下，见杨嫂带了两了孩子睡在床铺上，巷子口上，有盏没有磁罩子的电灯，是照着整个长巷，长巷另一头，是土灶水缸小木板用棍子撑着的条桌，算是厨房。灶是冷冰冰的，条板上的砧板菜刀，很安静的睡在那里，菜碗饭碗覆在条板上，堆叠着碗底朝天，便自叹了一声道：“不像人家，成天不举火。”这话把睡在床上的杨嫂惊醒，坐起来道：“先生转来了，钥匙在我这里，要不要开房门？”魏端本道：“你把钥匙交给我，你开始作饭吧。”杨嫂将钥匙交过来，答道：“就是吗，两个娃儿都困着了，

正好烧饭，没得菜喀。”魏端本道：“中午你们怎样吃的？”杨嫂道。“在三六九端面来吃的，没有烧火。”

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3)

魏端本道："我猜着一点没有错。钥匙还是交给你，请你看家看孩子带烧饭，我去买点菜。油盐有没有？"杨嫂道：'盐倒有，没有油。割得到肉的话，割半斤肥肉转来，可以当油，也可以烧菜。"魏端本道："就是那么说。"于是将帽子公事皮包一齐交给了杨嫂，自出去买菜。这地方到菜市还不远，没有考虑的走去。到了那里，只有木栅栏上挂了几盏三角菜油灯，各放出四五寸长的火焰，照见几个小贩子，坐在矮凳子上算帐，高板凳堆着大小钞票。菜市里面的大场面，是黑洞洞的。这面前有七八副肉案，也都空着。只有一副肉案的半空上挂着两小串肉，带半边猪头。叫一声买肉，没有人答应，旁边算帐的小贩代答道："卖肉的消夜去了，不卖了。"魏端本说了许多好话。请他们代卖半斤肥肉，并告诉了是个穷公务员，下班晚了。有个年老的贩子站起来道："看你先生这样子，硬是在机关里作事的，我割半斤肥肉你转去当油又当菜吃。你若是作生意的，我就不招闲（不管也）怕你不会去上馆子。"说着，真的拿起案子上的尖刀，在挂钩上割下一块肥肉，向案上一扔道："拿去，就算半斤，准多不少，没得称得。"魏端本看那块肉，大概有半斤，不敢计较，照半斤付了钱。因而道："老板，菜市里还买得到小菜吗？"老贩子摇摇头道："啥子都没得。"魏端本道："这半斤肥"肉，怎么个吃法？"老贩子道："你为啥子早不买菜？"魏端本道："我一早办公去了，家里太太生病，还带三个孩子呢，已经饿一天了，谁来买菜，而且我不在家，也没有钱买菜。我今天不回家，他们还得饿到明天。"老贩子点点头道："当公务员的人，现在真是没得啥子意思。你们下江人在重庆作生意，哪个不发财，你朗个不改行吗？我帮你个忙，替你去找找看，能找到啥子没得，你等一下。"说着，他径直走向那黑洞洞的菜场里面去了。约莫六七分钟，他捧了一抱菜蔬出来。其中是三个大萝卜，两小棵青菜，半把菠菜，十来根葱蒜。笑道："就是这些喀拿去。"说着，全放在肉案板上。魏

端本道："老板，这怎么个算法，我应当给多少钱？"老贩子道：'把啥子钱？我也是一点同情心吗！卖菜的人，都走了，我是当强盗（川语谓小贼为强盗，而谓强盗力棒客，或称老二）偷来的。"魏端本拱拱手道："那怎样好意思哩广老贩子道："不生关系。他们也是剩下来的。你太婆儿（J！I语太太也）病在家里，快回去烧饭。抗战期间，作啥子官？作孽喀。"魏端本真没想到得着人家下级社会这样的同情。连声的道谢，拿着杂菜和半斤猪肉，走回家去。太太依然是没有回来。他把菜送到厨房里去，杨嫂正炯着饭。看了这些菜道："哟！这是朗个吃法？"魏端本笑道："那不很简单吗？先把肥肉炼好了油，萝卜青菜菠菜煮它个一锅烂。有的是葱蒜，开锅的时候，切些葱花蒜花，还有香气呢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你洗菜，我来切。"杨嫂也没有说什么，照着他的话办，看她那样子，也许有点不高兴，魏先生也就不说什么了。连向和菜蔬都切过了，和杨嫂谈几句话，她也是有问就答，无问不理。这分明她极端表示着，站在太太一条线下。便也不多说话，回到外边屋子里，随手抽了本土纸本的杂志坐在昏黄的电灯下看，借等饭菜来到。不到半小时，饭菜都来了，一只大瓦钵子，装了平价米的黄色饭，一只小的钵子，装了杂和菜。那切的白萝卜片上，铺着几片青菜叶儿，颜色倒很好看，尤其是那些新加人的蒜叶葱叶，香气喷人。他扶起筷子夹了几片萝卜放到嘴里咀嚼，半斤肥肉的作料，油腻颇重。因笑道："这很不错，色香味俱佳。"杨嫂靠了房门站定，撤了嘴角微笑。魏端本笑道："你笑什么？我也不是生来就吃这个呀。这抗战的年头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有这个东西吃，那也不大坏呀。"杨嫂道："先生，你为啥子不作生意？当个经理，不比当科长科员好得多吗？现时在机关里作事，没得啥子意思喀。"魏端本吃着饭，且和她谈话。因道："你叫我作生意，我作哪个行当呢？"杨嫂道："到银行里去找个事吗，要不，吃子公司也好吗。不作啥子生意，买些东西囤起来也好吗！票子不值钱，拿在手上作啥子？"魏端本笑道："我比你知道得多，票子不值钱？票子我还想不到呢。太太说你也因了些货，挣多少

钱？”杨嫂听了这话，眉飞色舞的笑了。她道：“也没有囤啥子。去年子，我爸爸进城来了，带去几千块钱，买了几斗胡豆（蚕豆也）上个月卖脱，挣了点钱。”魏端本道：“你说的是四川用的老斗子。几斗豆子，大概有两市担吧吁今的市价，你应该挣了三四万了。”她笑道：“没得朗个多。但是，作生意硬是要得，作粮食生意更要得。黑市的粮食好贵哟！”魏端本放下筷子，昂头叹了口气道：“是何世界？来自田间的村妇，知道囤积，也知道黑市这个名词，我们真该惭愧死了。”忽然有人接嘴道：‘你今天才明白？你早就该惭愧死了。’脱着话进来的，正是太太田佩芝。他心里想着：好哇！人还没有进门，就先骂起我来了。昂起头来，就想向她回骂几句过去。然而就在这一抬头之间，他的勇气完全为审美的观念克服，没有反抗的余地了。现时眼里所看到的太太，比往日更为漂亮，她?烫了发，乌亮的云团，罩着一张苹果色的嫩脸子，越显得那双大眼睛黑白分明。尽管脸上带了怒色，也是她作女孩子时候，那样天真。他立刻放下筷子碗，站起来笑道：“今天上午的事，回想起来，是我错了。我想你不好意思怎样处罚我吧？”

第三回 回家后的刺激(4)

魏太太瞪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走近桌子，看看瓦钵子里是煮的萝1青菜，便道：“越来越出穷相了。盛菜没有碗，用瓦钵子，不像话。”说毕，把头一扭自走了。魏端本虽然碰了太太一个无言的钉子，然而究竟没再骂出来，似乎因自己的道歉，压下去了几分怒气，听到隔壁卧室里，丁冬两下响，知道太太已脱了高跟鞋。她向来是这样，疲倦了要倒向床上睡下，照例是远远的把鞋子扔了出去的。把饭吃完，自到厨房里去提着水壶到卧室里去，打算将热水倾到洗脸架子上的脸盆里去，却见太太正把那脸盆放在五屉柜上，脸盆里的水，变成乳白色，一阵香皂味袭人鼻端，洗脸手巾揉成一团，放在桌面上，她正弯了腰对着镜子，将那胭脂膏的小扑子，三个指头钳着，在脸腮上擦着红晕。这就放下水壶，站在旁边果看了一会。太太抹完了胭脂，却拿起了柜面上的口红管子在嘴唇上涂抹着。她站在桌子的正面，恰是拦住了魏先生过去取洗脸盆。魏先生看过了这样久，却是不能不说话了。因道：“你不是刚由理发馆里回来吗？又……”这句话没有完，魏太太扭转了身躯，向他瞪了眼道：“怎么样？由理发馆里回来就不许再洗脸吗？”口里说着，她收拾了口红管子，将染了口红的手指头，在湿手巾上揉搓着。她那身体是半偏的，她出门的那件淡红色白点花漂亮花绸衣服，又没有换下，倒更是显得身段苗条。说话时，红嘴唇里的牙齿越发是白净而整齐。这就两只手同时摇着道：“不要生气，太太！我是说你已经够美的了！这是真话，你理了发回来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，实在现出了你的美丽，一个穷公务员，真是不配和你作夫妻。”说着，半歪了脖子看着太太，作个羡慕的微笑。魏太太脸上有点笑容，鼻子耸着，哼了一声，魏端本回头看看，杨嫂并不在身后，就向太太深深的鞠了个躬，笑道：‘哦实在对不起你，你要怎样罚我都可以。你是不是又要出门去。若是看电影的话，买票子挤得不得了，我去和你排班。”他口里说着，看看太太的脚下，却穿的是绣花缎子旧便

鞋。魏太太笑道：“不要假惺惺了，我不上街。”魏端本走近一步，靠住她站着，低声笑道：“你修饰得这样的漂亮，是给我看吗？”魏太太伸手将他一推道：‘不要鬼头鬼脑，你也自己照照镜子吧，周身都是晦气。谁都像你，年轻的人，见人不要一个外面光？”她是轻轻的推着，魏端本并没有让她推开。便笑道：“我怎么能穿得外面光呢？现在骨子里穷，面子上也穷，还可以得着人家同情。若是外面装着个假场面，连社会的同情心，都要失掉了。”魏太太道：“社会上同情你，谁同情你？打我这里起，就不能同情你。一样的有手有脚有脑筋，而且多读了十几年书，有一张大学文凭，什么事不能干？要当一个公务员，你混得简直不如一个挑粪卖菜的了。哪个年轻力壮的人，现在不是一挣几十万。”魏端本笑道：“你不要说社会上没有同情我，刚才到菜市去买菜，那菜贩子就同情我，青菜萝卜送了一大抱，看见我可怜，不要我的钱。”魏太太把脸一沉，瞪着眼吓了一声道：‘你也太没有廉耻了。说你不如挑粪卖菜的，你倒是真的接受着人家的怜悯，拿了人家的菜蔬不给钱，你还有脸对我说。我不和你说话，别丢尽了我的脸。”说着捡起床上放着的皮包扭身就走。魏端本被她这样抢白着，也自觉有点惭愧，怔怔的站在屋子里。杨嫂走进屋子来，给她收拾着扔在五屉柜上的化妆品。魏端本问道：“太太到哪里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杨嫂很随便的答道：“还不是打唆哈去了。”他问道：“打唆哈去了？她不见得有钱呀！”杨嫂把化妆品收拾干净，放到抽屉里去了，将抽屉猛可的一推，回转头来向他笑道：“先生，你没有办法，别个也没有办法吗？”她说毕自走了，魏端本站在屋子中又呆住了，杨嫂的言语，比太太说的还要刺激几分呢！

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(1)

在魏先生这样呆住的时候，却听到门外有人叫了声杨嫂。她答应了以后，那个叫的人声音变小了，挨着房门走向隔壁的夹道里去。这是个妇人，是邻居陶家的女佣工。魏端本看到她这鬼鬼祟祟，心里立刻明白过来，必是太太同陶先生一路出去赌钱去了，这是来交代一句话，且悄悄的去听她说些什么，于是也就跟踪走了过去。这就听到那女佣工低声道："你太太在我们家里打牌，手帕子落在家里，你拿两条干净的送了去。"杨嫂道："啥子要这样怪头怪脑，随便她朗个赌，先生也管不到她，就是吗，我送帕子去。我太太要是赢了钱的话，你明天要告诉我。"那女佣笑道："你太太赢了钱，分你小费？对不对头？"杨嫂道：一"输了就要看她脸色喀。今天和先生割孽，还不是这几天都输钱。'魏端本听到这里，也就无须再向下听了，回到屋子里，睡倒床上，呆想了一阵，怪不得这个月给了她十几万元，还混不过半个月。这十几万元，跑了多少路，费了多少手脚。下半个月，若不再找两笔外快，且不谈这日子过不下去，至少要和太太吵架三五次。而且，自己要买一双皮鞋，也要作一套单的中山装，这不止是十万元的开支。他想到这里，不能睡着了，一个翻身坐起来，将衣裳里记事由的日记本子翻着检查一遍。这些事由，在字面上看，虽都是公事。但在这字里行间，全是找得出办法来的。自己检查着心里随时的计划，怎样去找钱来补家用的不足。这又感到坐在床沿上空想是不足的了，必须实行在纸面来列举计划，于是就了电灯光，靠着五屉柜站立，把放在抽屉里的作废名片，将太太画眉毛的铅笔，在名片背上，自己打着哑谜的作起记号。先想起了白发公司的王经理，曾托自己催促某件公事的批示，这就把自改为红，王改为玉，公事改为私章。这件事在陈科长那里，已表示可以通融，径直的就暗示王经理拿出五十万来，起码弄他个十万。又想起合作社那一批阴丹士林布，共是五十七正，放在仓库里五六个月没有人提起，可能是处长忘记了。经手的几个

人，全是调到别一科去了，档案的箱子，自己是能开的。若是能把那五字改成三字二十正阴丹士林可以弄

出来。这只要和科长说明了，有大批收人，为什么不干？这市价五六万的行市，就是一百万。这可以叫科长上签呈说是把那布拿出来配给，和什么平价布、平价袜子，混着一拿，只要是科长把这事交给我办，运到科里检收的时候，就可以在分批拿出去的过程中，径直送到科长家里去。事成之后，怕科长不分出几成来，于是另取张名片，写了丹阳人五十七岁，半年不知所在几个字。第二次又在杂记簿上发现了修理汽车行通记的记载，这是共过来往的。处长上次修理车子，配了三个零件，照市价打折算钱，处长高兴之至。运动科长上过签呈，把南岸三部坏了的卡车拿去修理。通记的老板，至少也会在修理费上给个二八回扣，十万八万，那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这样的想着，竟想到了七八项之多，每个计划，都暗暗的作下了记号。自己也没有理会到已经站了多久，不过偶然直起身子来，已是两只脚酸得不能直立了。他扶着五屉柜和板凳，摸到床沿上去坐着，他默想着自己是有些利令智昏了。单独的在家里想发财，人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。可是话又得说回来，若不想法子弄钱，怎样能应付太太的挥霍呢？这个时候，她正在隔壁挥霍，倒不知道心里是不是很痛快？她正在那五张扑克牌上出神，还会有那富余的思想想到家和丈夫身上来吗？好是赌场就在隔壁，倒要去看看她是怎样的高兴。于是把皮鞋脱了，换了双便鞋，将房门倒锁了，悄悄的走向隔壁去。这时那杂货店已关上了店门。里面看门的店伙，显然已得有陶伯笙的好处，敲门的时候，应门的人，盘问了好几句话，直问到魏端本交代清楚，太太也在陶家，是送东西来的，他才将门打开。人进去了，他也立刻就关上门。魏端本走到店房后，见陶伯笙所住的那个屋子有强烈的电灯光，由里面射出来。因为他的房门虽已关上，但那门是太薄了，裂开了许多缝，那缝里透露出来的光线，正是银条一般。魏端本走到门外，就听到太太有了不平的声音道："真是气死人，又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。越拿了大

牌，我就越要输钱，真是气死人。”她说这几句话，接连来了两句气死人，可想到她气头子不小，若是走进去了，她若不顾体面骂了起来，那倒是进退两难了。这把要来观场的心事，完全推翻。不过好容易把门叫开，立刻又抽身回去，这倒是让那杂货店里的人见笑的。因之就站在门边，由门缝里向内张望着。这个门缝竟是容得下半只眼睛，看到里面非常的清楚。这屋子中间摆了一张圆桌面，共围坐了六个男人，两个女人。其中一个就是自己太太了。太太面前放着一叠钞票，连大带小约莫总有两三万元。她总是说没钱用，不知道她这赌场上的钱是由哪里来的。

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(2)

人家散着扑克牌，她却是把面前的钞票一掀三四张，向桌子中心赌注上一扔。扔了一回又是一回。结果和着桌中心大批的钞票让别人席卷而去。魏端本在门缝里张着，心里倒是非常之难过，叹了口无声的气，径自回家去了。但他一不留心，却把门碰响了一下。主人翁陶伯笙坐在靠门的一方，他总担心有捉赌的，立刻回转身问句哪个？但魏端本既已转身，人就走远了。并没有什么反应。魏太太坐在陶伯笙对面抬头就看到这扇门的。便笑道："还不是你们家里的那只野狗？你们家有剩菜剩饭倒给野狗吃，就常常招引着它来了。"陶伯兰对这话虽不相信，但惦记桌上的牌，也就没有开门来看是谁，无人答应，也就算了。这时，是这桌上第二位太太散牌。这位太太三十多岁，白白胖胖的长圆面孔，鼻子两边，两块颧骨，高高撑起，配着单眼皮的白果眼，这颇表示着她面部的紧张，也可想她在家庭有权的。若照迷信的中国老相法说，她是克夫的相了，她微微的卷起一寸多绿呢夹袍的袖口，露出左腕上戴的一只盘龙的金镯子，两只肥白的手，拿着扑克在手上，是那样的熟悉，牌像翻花片似的，向其余七位赌客面前扔去。送到第二张的时候，是明张子了。魏太太紧挨了她坐着是第七家，第二张是个K，第三张却是个A。她笑道："老魏，你该捞一把了。"她说话时，随手翻过自己的一张，是个小点子，摇摇头道："我不要了，看一牌热闹吧。"这以前还不是胜负的关头，其余的七家都出钱进了牌。这时，该魏太太说话，她看看桌上明张没有A，除了对子，决计是自己的牌大。她装着毫不考虑的样子，把面前的钞票，全数向桌子中心一推，大声道："……唆了！"她这个作风，包括了那暗张在内，不是一对K，就是一对A。还有六家，有五家丢了牌。只有那位范宝华，钱多人胆大。他明张九十两张，暗张也是个九。他想着，就算魏太太是一对，自己再换进一个九来，不怕不赢她。她今天碰钉子多了，有大牌也许小心些，现在唆了，也许她是投机。便问道："那是多少？"魏

太太道："不多，一万六千元。"范宝华道："我出一万六千元，买两张牌看看。"散牌的那位太太对二人看上了一眼，料着魏太太就要输，因为姓范的这家伙打牌还相当的稳，没有对子，他是不会出钱的，好在就是两张牌两家，先分一张给范宝华是个三，分给魏太太是个K。范宝华说声完了。再分给范宝华一张是个九，他没有动声色，只把五张比齐着，最后分给魏太太，又是个A。她有了两对极大的对子，向范宝华微笑道："来几千元'奥赛'吗？"范宝华笑道："魏太太，你未必有'富而好施'。仅仅是两大对的话，你又碰钉子。"魏太太道："你会是三个九？"范宝华并不想多赢她的钱，把那张暗牌翻过来，可不就是个九？魏太太将四张明牌和那张暗牌，向桌子中间一扔，红着面孔，摇了摇头道："这样的牌，有多少钱都输得了。"对散牌的人道："胡太太，你看我这牌打错了吗？"胡太太笑道："满桌没有爱斯，你有个老开和爱斯，可以唆。"她道："那张暗牌，还是皮蛋呢。"说着，站了起来。她心里明白，不到两小时，输了五万元，明天自己的零用钱都没有了，就此算了吧，哪里找钱来赌？范宝华见她面孔红得泛白，笑道："魏太太收兵了。"她一摇头道："不，我回家去拿支票本子来。"主人陶伯笙听了这话，心里可有点为难，魏太太在三家银行开了户头，有三本支票，可是哪家银行也没有存款。在赌场上乱开空头支票，收不回去的话，下了场，人家赌钱的人，都把支票向邀赌的人兑了现款去，那可是个大麻烦。因道："你别忙，先坐下来看两牌。"范宝华连和她共三次赌，都是她输了，心里倒有些不过意。因把刚收去她唆哈的那叠票子，向桌子中间一推，笑道："原封未动，你先拿去赌，我们下场再算，好不好？"魏太太还不曾坐下，因道：'谱是你肯借的话，就索性找我四千，凑个整数好算帐。"范宝华说了句那也好，他就拿了四张千元钞票，放到她面前，她也就坐下来再赌了。她心里想着：只有这两万元翻本，必须稳扎稳打，不能胡来了。又是三十分钟，算把得稳，还输去了八九千元。这桌上的大赢家，是位穿西装的罗先生。他尖削的脸，眼睛下面两只转动的眼珠，表示着他的阴险。

只是小半夜，他已赢了一二十万，面前堆了一大堆钞票，其中还有几张美钞，是杨先生输出来的。这杨先生只二十来岁，是个少爷。西装穿得笔挺，只是脸子白得像石灰糊的，没有丝毫血色。他不住的在怀里掏出大皮夹子，在里面陆续的抽出美钞来。这个时候的美钞是每元折合法币千元上下，这每拿出来三四张五元或十元的，这数目是很惹人注意的。魏太太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只听到赌友全叫他小杨而已。心里也就想着，这家伙是几辈子修到的？有钱而又年轻。只看他输了多少钱，脸上也不有一点变动，不知他家是有多少家产的。那小杨坐在她斜对面，见她只管打量着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，倒很__感到受窘，只是把头低了。其实魏太太倒不是看他的脸，而是看他面前放的那叠美钞。想着怎么找个机会，把他的美钞也赢两张过来才好。机会终于是来了，轮到那大赢家罗先生散牌，在第三张的时候，她有了三个四，明张是一对。对过的小杨有一张A，一张Q摆在外面。自然是有对子的人说话了，她照着扑克经上钓鱼的说法，只出了五百元进牌。此外七个人却有五个人跟进了。小杨牌面上，成了一对A，姓罗的牌面上一对K带一个J，魏太太换来一个K，这该那有对A的姓杨的说话。照说，姓杨的应当拿出大注子来打击人，但是，他还只加了五百元。魏太太心想：糟了，他必然是有张A盖着的。出小注子，恐怕也是钓鱼。这样倒霉，自己三个四，却又碰了他三个A。但有三个四在手，决不能不碰一下，幸是他只出五百元，乐得跟进。桌子上的人，除了那姓罗的都把牌丢了。他发最后的一张牌，小杨是个七，她又得了一张K。明张是K四两对，姓罗的本来有对K证明了她不会有K三个。她以两对牌的资格，将钞票向桌子中心一推，说声唆了。姓罗的毫不考虑，把牌扔了。小杨把那张暗牌翻过来，正是一个A。他一手环靠了桌沿，一手拿了他面前的美钞在盘弄着微笑道：“别忙，让我考虑考虑。”老K她只有两张，那没问题。难道她会有三个四？原来我三个A，是公开的秘密，她只两对，肯投我的机吗？魏太太见他三个A摆出来，心想：有这样大的牌，他不会不看。于是也装着拿小牌

的人故作镇静的样子，将桌外茶几上的纸烟取过来一支，摸过来火柴盒，把火擦着了，缓缓的点着烟，两手指夹了支烟，将嘴唇抿着喷出一口烟来。烟是一支箭似的，射到了桌子中心。那小杨考虑的结果，将拿起的美钞重新放下，把五张牌，完全覆过去，扔到桌子中心，摇摇头道："我不看了。"胡太太是和魏太太站在一条线上的。她虽不知道那暗张是什么，但小杨有三个A而不看牌，这是个奇迹，望了他道："这样好的牌也牺牲吗？"

第四回 乘兴而来败兴回(3)

他笑着没有作声。魏太太好容易得了一把“富而好施”，以为可以捞对rl一张美金。不想这家伙，竟会拿了三个A不看牌。这个问葫芦比碰了钉子还要丧气。自己也不肯发表那暗张，将牌都扔了，只是小小的收进了几千元。沉住了气没有作声。只是吸烟。胡太太低声问道：“你暗张是个四？”魏太太淡淡的答道：“你猜吧。”在这种情形下，作主人的陶伯笙，知道她是拿了大牌，而没有赢钱。看这样子，今晚上她非输十万八万不可！本来他两口子今日吵了一天的架，就不应当容她加人赌场。这样隔壁的邻居，她大输之下，她丈夫没有不知道之理、明天见了面，魏端本重则质问一番，轻则俏皮两句，都非人所能堪。便向魏太太笑道：“今晚上你的牌风不利，这样该沉着应战，或者你先休息休息，等一个转变的机会，你看好不好？”魏太太道：“休息什么？输了钱的人都休息，赢钱的人正好下场了。我输光了，也不向你借钱。”她这几句话，显然是给陶伯笙很大一个钉子碰。好在姓陶的平常脾气就好，到了赌博场上脾气更好。虽然她是红着面孔说的，陶伯笙还是笑嘻嘻的听着。可是她的牌风实在不利，输的是大注子，赢的是小注子，借来范__宝华的那两万元，都已输光。所幸邻座胡太太也是小赢家，还可以通融款子下注。只是她决不肯掏出老本来给人财，只是三千二千的借。零碎凑着，也就将近万元了。自己是向陶伯笙夸过口的，不向他借钱。范宝华又已借过两万的了。我倒不信，今天的牌风是这样的坏，于是立刻开了房门向外走。陶伯笙借着出来关门，送她到店堂里低声道：“魏太太我看你今晚上不要再来了吧？你不看见他们开支票，是彼此换了现款再赌的，支票并不下注。这就因为桌子上一半是生人。你开支票，除是我和老范可以掉款子给你，可是我今晚上也输了。开出支票来，你以为老范肯兑现款给你吗？”她听了这话，当然是兜头一瓢冷水。因道：“你也太仔细了，你瞧不起我，难道我家里就拿不出现款？”说着话是很生气，卜冬卜冬，

开着杂货店的店门乱响，她就走出来了。陶伯笙家里有人聚赌，当然不敢多耽误，立刻把店门关起来了。魏太太站在屋檐下，整条街，已是空洞无人。人睡了，不用电了，电线杆上的灯泡，偏是雪亮的悬在街顶上。马路原来是不平的，而且是微弯着的。在这长街无人的情形下，似乎马路的地面，平了许多。同时，街道也觉得已经拉直。远远的看去，只有丁字路口，站着个穿黑衣服的警察，此外就是自己了。她想着这大概是很深夜了，自己赌得头昏眼花，也没有看看表，她凝了一凝神。这天晚上，有些例外，山城上并没有雾，望望街顶上，还稀疏的有几点残星。四川是很少风的，这晚上也是这样。可是魏太太赌唆哈的时候，八九个人，拥挤在一间小屋子里，纸烟的残烟充塞在屋子里，氧气又被大家呼吸得于净，除了乌烟瘴气，就是尼古丁毒的辣味熏人，而且也因为空气的浑浊，头是沉甸甸的。屋子里人为的温度，只觉身上发燥。这时到了空洞的长街上，新鲜的空气扑在脸上，仿佛是徐来的微风轻轻的拂着脸，立刻脑筋清醒过来，而呼吸也灵通得多了。她凝思之后，忽然想到，真回去拿钱来赌吗？自己是分文没有，不知丈夫身上或皮包里有钱没有？他当然是睡了，叫醒了他和他要钱，慢说是白天吵过架的，就是没有吵过架，这话也不好开口，只有偷他的了。可是偷得钱来，也未必能翻本，输了算了，回家睡觉去吧。她想着翻本的希望很少，缓缓的走到冷酒店门口去敲门，但敲了七八下，并没有回响。她站在门下，低头想着，这是何苦？除了把预备给孩子添衣服的钱都输了，还借了范宝华两万元的债。和这姓范的，除了在赌场上会过三四次，并没有交情可言，这笔债不还恐怕还是不行。还得赌，赌了才有法子翻本。反正是不得了，把支票簿拿来，开一张支票，先向姓范的兑三万元，再开张支票还他二万元。赢了，把支票收回来，输了有什么关系？难道还能要我的命吗？终于是想到了主意了，她用力冬的敲上几下门板。门里的人没有惊动，却把街头的警察惊动了，远远的大声问句哪一个？魏太太道：“我是回家的，这是我的家。”警察走向前，将手电筒对她__照了一照，见她是个

艳装少妇，便问道：“这样夜深，哪里来？”他这一照一问，她感觉得他有些无礼。可是陶家在聚赌，不能让警察盘问出消息来的。因道：“我由亲戚家有事回来，这也违犯警章吗？”警察道：“我在岗位上，看到你在这里站了好久了。现在两点钟了，你晓不晓得？一个年轻太太，三更半夜，在这里站住，我不该问吗？地方上发生了问题，是我们警察的事。”魏太太道：‘哦也不是住在这里一天的。不信，你敲开门来问。”那警察真个敲门，并喊着道：“警察叫门，快打开。”他敲得特别响，将里面有心事容易醒的魏端本惊动了。他连连的答应着，心里也就猜是太太回家了。仿佛听到说是警察叫门，莫非她赌钱让抓着了。那也好，警戒她一次。他打开门来，果然是太太和警察。他还没有发言呢，她先道：“鬼门，死敲不开，弄得警察来盘问。”一抢步，横着身子进了门。警察道：‘这是你太太吗？这样夜深回家？”魏端本道：“朋友家里有病人，她回来晚了。”警察道：“她说是去亲戚家，你又说是上朋友家，不对头。”魏端本披了中山服的，袋里现成的名片，递一张过去，笑道：“不会错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问题我负责。”那警察亮着手电，将名片照着，见他也是个六七等公务员，说句以后回来早点，方才走去。这问题算告一段落。

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(1)

魏端本站在大门口，足足发呆了五分钟，方才掩着门走回家去。奇怪。太太并没有走回卧室，是在隔壁那间屋子，手托了头，斜靠了方桌子坐着，看那样子，是在想心事。他心里想着：好，又必定是输个大窟窿。我也不管你，看你有什么法子把话对我说。你若不说，更好，我也就不必去找钱给你了。他怀了这一个心事，悄悄的回卧室睡觉去了。魏太太坐在那空屋子里，明知丈夫看了一眼而走开，自己输钱的事，当然也瞒不了他。一来他是向来不敢过问的，二来夜深了，他是肯顾面子的人，未必能放声争吵。因之也就坦然的在桌。子边坐下去。在她转着念头的时候，仿佛隔壁陶家打扑克的声音，还能或断或续的传递了过来。又有了这样久的时间，不知道是谁胜谁负了。若是自己多有两三万的资本，战到这个时候，也许是转败为胜了。可惜的是拿着那把“富而好施”的时候，小杨拿着三个爱斯，他竟丢了牌不看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像有一团火。只管继续的燃烧，而且这股怒火，不光是在心里郁藏着，把脸腮上两个颧骨，也烧得通红。看看桌上，粗磁杯子里还有大半杯剩茶，她端起来就是一口咕嘟下去，仿佛有一股冰凉的冷气直下丹田。这样，好像心里舒服一点，用手扑扑自己的脸腮，却也仿佛有些清凉似的。于是站在屋子里徘徊一阵，打算开了吊楼后壁的窗户，看看隔壁的战局，已到什么程度，就在这时，看到魏端本的大皮包，放在旁边椅子上。她心中一动，立刻将皮包提了过来，放在桌上打开，仔细的寻查一遍，结果是除了几百元零碎小票子而外，全是些公文信件的稿子。她将皮包扣住，依然向旁边椅子上丢下去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假使这里面有钱他也就不这样的乱丢了。可是，他的皮包，向来不这样乱丢，分明有意把皮包放在这里骗我一下。也可以想，皮包并不是空的，他把钱都拿了起来，藏在身上。”想到这里，她就情不自禁的，鼻子里哼上了一声。于是熄了电灯，轻移着脚步缓缓的走回卧室。当她走回卧室的时候，见魏端本拥被睡在枕

头上，鼾声大作。他身上穿的那套制服挂在床里墙钉上。她轻轻的爬上床，将衣服取下，背对了床，对着电灯，把制服大小四个口袋完全翻遍，只翻到五张百元钞票。她把这制服挂在椅子上，再去找他的@制服裤子，裤子搭在床架子头上，似乎不像有钱藏着的样子，但也不肯放弃搜寻的机会，g提将过来，在插袋里后腰袋里，前方装钥匙小袋里，全找遍了，更惨，只找出些零零碎碎的g字纸条。说了句穷鬼，把字条丢在桌上。其中有张名片，反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大字，认得是g魏端本自己的笔迹，上写，明日下午十二时半，过南岸，必办。在“必办”旁边打着两个很大的双圈。她想：这决不是上司下的条子，也不像交下来的公事，他过江去干什么？也不知道g这明日是过去了的日子，还是未来的日子。自己是常到南岸去赌钱的，这话并没有告诉过g他，莫非他知道了，要到南岸去寻找？可是我真在赌场上遇到了他的话，一抓破了面子，我g只有和他决裂。他既然去寻找，一定是居心不善的。她想着想着，坐在屉柜旁的椅子上。g这就看到那柜桌面上，有许多名片，在下面写了铅笔字。那字全是隐语，什么意思，猜想不。出来，看看床上的人，睡得正酣。心想，他这是捣什么鬼？莫非是对付我的。心里猜疑着，眼就望着床上睡的人。见他侧着的脸，颧骨高顶起，显着脸腮是削下去了。他右手臂露在外面，骨头和青筋露出，显着很瘦。记得在贵阳和他同居的时候，他身体是强壮的，那还是在逃难期中呢。这几年的公务员生活，把他逼瘦了。以收人而言，在公务员中，还是上等的，假使好好过日子，也许不会这样前拉后扯。譬如这个礼拜里面，连欠帐带现钱输了将近十四五万。这十四五万拿来过日子不是可以维持半个月甚至二十天吗？尤其是今晚这场赌，牌瘾没有过足，就输光了下场。真是委屈得很。那陶伯笙太可恶，就怕我开空头支票，先把话封住了我，让我毫无翻本的希望。今晚上本没有预备赌钱，只想去看电影的。不是这小子在街上遇着，悄悄的告诉，今晚上家里有局面；那末手皮包里两万元依然存在，明天可以和孩子买点布作衣服。这好了，自己分文不存，魏端本身上，不到一千元了，

每天的日用生活费，这就是大大的问题。魏端本一早起，就要上机关去办公的，还必得在他未走以前，和他把交涉办好。自然，开口向他要钱，必得说出个理由来，这理由怎么说呢？这半个月，他已经交了家用二十多万了。照纸面上的薪水津贴说，已超过他三个月的收人。她想到这里，又看了看睡在枕上的瘦脸。心里转了个念头，觉得这份家，也真够他累的。她心里有点恕道发生了，却听大门外马路上有了嘈杂的人声。远远有人喊着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报名数。一二三四五，极短促而粗暴的声音，连串的喊出。这是重庆市训练的国民兵，各条街巷，在天刚亮而又没有亮的时候，他们在山城找不着一块平坦的地方，就在马路上上操。有了这种叫操声，自然是天快亮了。自己本是没有钱，无法去翻本，就算有钱，现在已不能去翻本了。

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(2)

这个时候，脸上已经不发烧了，心里头虽还觉得有些乱糟糟的，可是也不像赌输初回来的时候，那样难过了。倒是天色将亮，寒气加重，只觉一丝丝的冷气，不住由脊梁上向外抽，两只脚，也是像站在冷雪上似的，凉人骨髓。站起来打了两个冷颤，又打了两个呵欠，赶快脱了长衣，连丝袜子也来不及拉下，就在魏先生脚头倒下去，扯着被子，把身子盖了。她落枕的时候，心里还在想着，明日的家用，分文俱无，必得在魏端本去办公以前，把交涉办好。同时追悔着今晚上这场赌，赌得实在无聊，睡了好大一会还睡不着。朦胧中几次记起和丈夫要钱的事，曾想抢个先，在他未走之前，要把这问题解决。可是无论如何，自己挣扎不起来。等着可以睁开眼睛了，听到街上的人声很是嘈杂。重庆的春季，依然还是雾天，看看吊楼后壁的窗子外，依然是阴沉沉的，她估计不到时间，就连叫了两声杨嫂。她手上拿了张晚报进来，笑道："太太，看晚报，又是好消息。卖晚报的娃儿乱吼，啥子德国打败仗。"她将两只手臂，由被头里伸了出来，又打了两个阿欠。笑道："什么，这一觉，睡了这样久？先生没有给你钱买菜吗？"杨嫂道："给了两千元，还留了一封信交把你，他不回来吃午饭，信在枕头底下。"魏太太道："他还别扭着，好吧，我看他把我怎么样？"说着在枕头下一摸，果然是厚厚的一封信。看时，信封上写着芝启。敞着口，没有封。她将两个指头把信瓤子向外扯出来，光透出了一叠钞票，另外有张纸，只写了几行字：

芝：好好的休息吧。留下万元，作你零用。我今日有趟公差，过南岸到黄桷桠去，我把轿子钱和旅馆钱省下，想今晚上赶回来。万一赶不回来，我会住在朋友家里的。不必挂念。

本留

她看完了信，将钞票数一下，可不是一万元。黄桷桠是疏建区的大镇市，常去的。过江就上坡总在几千级。本地人叫作上十里下五

里，十里路中间，没有二十丈的平地，上去上坡子到山顶为止，才是平路。若不坐轿子，那真要走掉半条命。他这样子省有什么用？还不够太太看一张牌的钱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那样普省，自己这样的浪费，那总是对不住丈夫的事。想到这里，又把魏先生留下的信，从头至尾的看上一遍，这里面丝毫没有怨恨的字样，怕今天赶不回来，还叮嘱着不要挂念。她把信看着出了一会神，也就下床漱洗。杨嫂进房来问道："太太要吃啥子饭食？先端碗面来，要不要得？"魏太太道："中午你们怎么吃的？"杨嫂道："先生没有回家，我带着两个娃儿，浪个煮饭？我带他们上的三六九。"魏太太笑道："那好，又是一天厨房不生火，那也不大像话吧？孩子交给我。你去作晚饭。"杨嫂笑道："要是要得，你要耐心烦喀。"魏太太道："我只要不出去，在家里看着孩子，有什么不耐烦？"杨嫂低着头笑了出去，低声说了句："浪个别脱（犹言那样干脆）。"魏太太听了，心下不大谓然，心想：难道我会生孩子，就不会带孩子。只是这个女佣工，却是自己放纵惯了的，家交给她，孩子也交给她。另换个人，就不能这样放心，只得把这句话全盘忍受了，只当是没有听到。果然，杨嫂抱着牵着，把两个孩子送进来了。大孩子五岁多，是个女孩，小头发蓬着像个鸡窠。上身穿了白花洋纱质，带裙子的童装，在这上面，罩了仲冬天用的，骆驼绒大衣。大衣不但是纽扣全没有了，而且肋下还破了个大口，向下面拖着绒片筋。胸面前湿了大块，是油渍糖渍鼻涕口水粘成的膏药状。下面光了腿子，穿了双破皮鞋，而且鞋t上的绊带也没有了。两条光腿，那全不用说，都沾遍了泥点。小的这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约￥莫是两岁，他倒完全过的冬天。身上的一套西北蓝毛绒编的挂裤，已记不清是哪日起所g穿，胸襟前袖口上，全是结成青片的脏迹。袖口上脱了毛线，向下挂着穗子。那张小圆脸'儿，更不成话，左腮一道黑迹，连着鼻子嘴横抹过来，涂上了右腮。鼻子下面，还是拖两条黄鼻涕，拖到嘴唇。腿上是和姐姐相同，光着下半截。一只脚穿了鞋袜，一只赤脚。魏太太；皱了眉头道："我的天！怎么把孩子弄得这样

脏。”杨嫂并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，将男孩子一交给主妇，扭身就出去了。她好像认为小孩子这样脏，乃是理所当然。魏太太叹了口气把男孩子放在床上，自己舀了盆热水来，给两个小孩子洗过手脸，顷刻之间，找不到日用的脚盆，和两孩子洗了脚，这又找不到脚布。看看床栏上，还有就也遇事从简了，将脸盆放到地板上，换下来两日未曾洗的一件蓝布罩衫，取过来给孩子擦了腿脚，将箱子五屉柜，全翻了一阵，找出十几件小孩儿衣服，挑着适当的，给他们换上了。因对了孩子望着道：“这不也是很好的孩子，交给杨嫂，就弄成那个样子。”有人笑答道：“可不是很好的孩子吗？孩子总是自己带的好。”看时，是隔壁陶伯笙太太呢。她总是那样干净朴素的样子，身上穿了半旧的阴丹士林罩衫，她会熨烫得没有一丝皱纹。头上的长发，在脑后挽了个辫环。脸上略微有点粉晕，似乎仅是抹了一层雪花膏。立刻起身相迎，笑道：“你这位管家太太，也有工夫出?坐坐？”陶太太笑道：“谈什么家，无非是两间屋子。”魏太太屋子里，本来也就秩序大乱，现时和孩子一换衣服，又把面前两把椅子占满了。她只得将衣服抱着一堆，立刻送到桌底下去，口里连道请坐请坐。陶太太坐下来笑道：“打算带孩子出去玩吗？”魏太太道：“哪里也不去。我看孩子脏得不成样子，给他收拾收拾。”魏太太道：“是的，住在这大街上，家里一寸空地也没有，孩子没个透空气的地方，健康上大有关系，若是再不给他弄于净一点，更不好了。”魏太太一面拿鞋袜给孩子穿，一面谈话。因道：“我是太笨了，横针不会直竖，孩子的鞋帮子，我也不能做。什么都买个现成的，就是现成的吧，也赌疯了，不给孩子装扮起来。这门娱乐太坏，往后我要改变方针了。”陶太太微笑道：“若是摸个八圈，倒也无所谓，打唆哈可来得凶，我一径不敢伸手。”魏太太心想：她不走人家的，今日特意来此，必有所谓，且先装不知，看她要些什么。因道：“我家成日不举火，举火就是烧饭，热水也没有一杯。你又不吸香烟，我简直没法子招待你。”陶太太道：“不要客气，我有两句话和你商量商量。你不是和胡太太很要好吗？我知道她手边很方便。我有

一只镯子。想在她手上押借几万块钱。这件事我不愿老陶知道。他是个好面子的人，他知道押首饰，又要说我丢了他面子了。我想请你悄悄的去和胡太太商量一下。她着认为可以，我再去找她。”魏太太笑道：“你手上也不至于这样紧呀！”陶太太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哪里知道我们家的事？你不要看老陶三朋四友，成天在外面混，他是完全绷着一个面子。作了人家公司一个交际员，只有两万元夫马费，吸香烟都不够。我们也就是图这个名，写户口册子好看些，免得成了无业游民。两个孩子都在国立中学，学膳费是不要的，可是孩子来信餐餐抢糙米饭吃，吃慢了，饭就没有了，得饿着。大孩子的学校离重庆远，在永川，每餐饭还有两碗没油的蔬菜，八个人吃。第二个孩子在江津，常是一餐饭吃一条臭萝卜干。而且每餐只有两碗饭，只够半饱。两人都来信，饿得实在难受，希望寄一点钱去，让他们买点烧饼吃。大孩子还不断的有点小毛病，不是咳嗽，就是闹湿气，要点医药费。我怕孩子太苦了，打算每人给他两三万块钱。你别看老陶上了牌桌子不在乎，那都是临时乱拉的亏空。真要他立刻掏出一笔现款，他还要去想法子。他也未必给孩子那样多钱，东西我也不戴出来，白放在箱子里，换了舍不得，出几个利钱押了它吧。”魏太太没想她托的是这件事。笑道：“进中学的孩子了，你还是这样的疼。”陶太太皱了眉道：‘前天和昨天连接到两个孩子的来信诉苦，我饭都吃不下去。我们那一位，倒是不在乎，照样的打牌。魏先生就不像他，我看见他回家就抱孩子。”魏太太道：“他呀！对于孩子也就是那么回事，见了抱抱，不见也就忘记了。说起打牌，我倒要追问一句，昨晚上的局面，陶先生又不怎样好吧广陶太太摇着头苦笑了一下，接着又点了两点头道：“不过昨晚上这场赌是他敷衍范宝华的，可以说是应酬，连头带赌，还输了三万多。听说那个姓范的要作一笔黄金生意，叫老陶去和他跑腿。老陶就听场风是场雨，高兴得了不得，昨晚上有两个穿西服在一处打牌的就是帮忙可以买金子的人。老陶为他们拉拢，在馆子里大吃一顿，又到我们家来赌钱。听说原来是要到一个女戏子家里去赌

的，他们一面赌钱，一面还要开心。因为那个女戏子不在家，就临时改到我家来了。

第五回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(3)

我们作了买金子的梦，一点好处没有得到，先赔了三万元本，人熬了一夜，累得七死八活。我的那位还是很起劲，觉也没有睡，一大早就到老范那里去了。”魏太太道：“那倒好，我和胡太太抵了那个女戏子的缺了。”陶太太不由得脸上飞红，立刻两手同摇着道：“你可不要误会。你和胡太太，都是临时遇到的。”魏太太虽然听到她这样解释了，心里总有点不大坦然，这话只管老说下去，却也没有味。便笑道：“好赌的人，有场合就来，倒不管那些，我是个女男人，谁要对我开玩笑，谁预备倒霉，我是拳头打得出血来的人。”陶太太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微微的笑着。那杨嫂正走了进来。问道：“饭作好了，就吃吗？没得啥子好菜咯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你去吃饭，我晚上等你的回信。”说着，大家一齐走到隔壁屋子里来。看那桌上的菜，是一碗豆腐，一碗煮萝卜丝。魏太太皱了眉道：“又买不到肉吗？炒两个鸡蛋吧。”陶太太道：“我为老陶预备了很多的菜他又不回来吃，我去给你送一点来。”说着立刻走了。魏太太坐在桌子边，捧着一碗平价米的黄色饭，将筷子尖伸到萝卜丝里拨弄了几下，然后夹了一块煎豆腐，送到鼻子尖上闻了一闻，将豆腐依然送回菜碗里，鼻子哼着道：“唔！菜油煎的，简直不能吃。”杨嫂盛着小半碗饭来喂孩子。便笑道：“你是比先生考究得多咯，你不在家，先生买块咸榨菜，开水泡饭吃两三碗。你在家，他才有点菜吃。”魏太太还没有回答这句话，陶家女佣人端了一碗一碟来，碗盛的是番茄红烧牛肉，碟子盛的是叉烧炒芹菜。她放到桌上，笑道：“我太太说，请魏太太不要客气，留下吃，家里头还多咯。”魏太太看那红烧牛肉烧得颜色酱红，先有一阵香气送到鼻子里。便道：“你们家里的伙食倒不坏。”刘嫂道：“也就是先生一个子吃得好。太太说先生日夜在外面跑，瘦得那样，要养一家子，让他吃点好饭食。他自己挣的钱，自己吃，天公地道，骑马的人还要和马上点好料呢。太太自．己，硬是舍不得吃，餐餐还不是青菜萝卜？”魏太太

说着话时，夹了块牛肉到嘴里尝尝，不但烧得稀烂的，而且鲜美异常。因道："你太太对你们主人，真是没有话说。你们先生对于太太，可是马马虎虎的。"刘嫂道："马虎啥子？伺候得不好，他还要发脾气。我到他们家年是年（谓一年多也），没看到太太要过一天。"魏太太道：'你们太太脾气太好了，先生成天在外交游，你太太连电影都不看一场。"刘嫂道："还看电影？有一天，太太上街买东西转来晚一点，锁了房门，先生回来，进不得门，好撅（骂也）一顿。我要是她，我都不受。"魏太太笑道："你还想作太太啦？"刘嫂红着脸道：'这位太太说话……"她一笑走了。魏太太倒也不必客气，把两碗菜都下了饭，但到这时，许多在个性相反的事情，继续向她逆袭着，她心理上的反映，颇觉得自己有过分之处。吃过了饭，呆呆的坐着。看着两个孩子在屋子里转着玩。有人在外面叫了声魏太太。她问是谁，那人进来了，是机关里的勤务，手上拿着一个小蔑篓子。魏太太道："你找魏先生吗？他过南岸去了。"勤务笑道："是我和魏先生一路去的。他今晚不能回家，让我先回重庆。这是带来的东西。"说着将小蔑篓放到桌上。魏太太道："他说了什么话吗？"勤务在身上取出一封信，双手交上。魏太太拆了信看，是日记簿上撕下来的纸片，用自来水笔写的。信这样说：

芝：公事相当顺手，今晚被主人留住黄桶桠，作长谈，明日可回家午饭，请勿念。友人送广柑十枚，又在此处买了咸菜一包，由勤务一并先送回，为妹晚饭之用。晚饭后，若寂寞，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吧。晚安！

本上她把这信看完，心里动荡了一下，觉得有一股热气上冲，直人眼眶，她要流泪了。

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1)

女人的眼泪是最容易流出来的，很少例外。不过魏太太田佩芝个性很强，当她眼泪快流出来的时候，她想到面前还有个勤务，她立刻用一种极不自然的笑容，把那要哭的意味挡住。因向勤务道："魏先生也是小孩子脾气，怕重庆买不到广柑，还要由南岸老远的带了回来。你也该回去休息了俄没有什么事，你走吧。"那勤务看到她的颜色极不自然，也不便说什么，敬着礼走了。魏太太在没有人的时候，把魏先生那张信纸拿着，又看了一看。杨嫂由外面走进来笑问道："太太，朗个的？说是你不大舒服？"她笑道："刚才还吃了两碗饭，有什么病？"杨嫂道："是刚才那个勤务对我说的。'沈太太忽然省悟过来，笑道："我有什么病？不过我在想心思罢了。"杨嫂看她斜靠了桌子坐着，手托了半边脸，眼光呆定了，望着那两个在床边上玩的孩子。杨嫂走近两步，站在她面前，低声道：'哦说，太太，二天你不要打牌了，女人家斗不过男人家喀。你要是不打牌的话，我们佃别个两间好房子住的钱都有了。住了有院坝的房子，娃儿有个耍的地方，大人也透透空气。有钱吃一点，穿一点，比坐在牌桌上安逸（舒服也）得多。输了就输了，想有啥子用，二天不打牌就是。"魏太太扑哧一声笑了，站起来道："我受了十几年的教育，倒要你把这些话来劝我。陶太太托我和胡太太商量一件事，还等了我的回信呢。你看着两个孩子，我半点钟就回来。"杨嫂笑道："怕不过十二点？"魏太太道："难道我就没有作回正经事的时候？打水来我洗脸吧。"杨嫂看她这样子，倒也像是有了正经事，立刻帮助着她把妆化好。她还是穿了那件挂在床里壁的花绸衣服，夹了只盛几千元钞票的皮包，匆匆出门而去。这也是普通女人的习惯，在出门之前，除了化妆要浪费许多时间面外，还有许多不必要的琐事，全会在这时间发生，以致真要出门，时间是非常的迫促，就落个匆匆之势。这里到胡太太的家里，路并不算远，魏太太并没有坐车子，步行的走去。下百十步坡子，走到一条伸人嘉陵江

的半岛上。这里是繁华市区，一个特殊的境界，新式的欧洲建筑，三三两两间隔着树立在山风上下，其间有花木，也有草地。房子有平房，也有楼，每扇玻璃窗透出通明的电灯光线，这光线照着，让你可以看到穿着上等西服的男子，或满脸脂粉的烫发女郎，在这一丈长三尺宽的石板坡子上来去，因为这个地方对于战都的摩登仕女是太合理想的。到热闹街市很近，一也；房屋决不拥挤，有办法美化，二也；半岛是很好的石质，随处有极坚固的防空洞，三也。惟一的缺憾只是地不平，无论上街的坡子怎样宽大，车辆不能到门口，找不到轿子的时候，就得步行。但这点缺憾倒是百分之九十几的重庆人所能忍受的。因之这半岛上拥了个真善美新村的雅号，住着一二百家有钱阶级与有闲阶级。魏太太不但是羡慕这里，而且也羡慕这里居民的生活。她每次到这里来，就发生一种感慨，论知识，论姿色，而且论年岁，都比这里的多数妇女强几倍。然而自己就住在冷酒铺后面的吊楼上。因此，不愿到这地方来。今天来了，她倒另有一番感想，假使自己把输了的钱都来作生活用途，自也有这个境况。她正这样想着，身后一阵嬉笑之声。回头看时，三四支电筒，闪着白光，簇拥一群男女走下来。听那些人口音，有说北方话的，有说下江话的。有人道："今晚上我不能跳得太夜深，明天上午九点钟，我有要紧的事。"有个女子问道："什么要紧的事，是买金子吗？"那人笑道："买金子，九点钟才去，那才是外行呢。今天晚上就要到银行fi口去排班。"那女子道："你廖先生买金子，还用得着排班吗？我知道范宝华就在和你合作。"这句范宝华让魏太太特别注意，原来这位小姐，也是老范的熟人。这就缓缓的开步，让过他们，随在后面走。那男子道："袁小姐几时看到老范的？"她道："不用得遇着他，我也知道他的行动。不过他买他的金子，他发他的财，我袁三小姐并不眼热，我也不会再敲他的竹杠。"那男子哈哈一笑。魏太太这就明白了，这个女子就是和老范拆了伙的袁三。听说她长得很漂亮，可惜看不到她的面貌。她一路想着，一路跟他们走，这倒巧了，他们所到的地点，就是胡太太家紧隔壁的一所楼

房。借了他们手电光，直到胡家门口。胡家的房子，是五六间洋式平房周围绕着细竹篱笆，屋檐下亮着雪白的电灯，照见篱笆里两棵红白碧桃花，开得像两丛彩堆。花下一片青草地毯，绿油油的。这和自己家里打开吊楼窗户就看到人家高高低低灰黑色的屋脊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她在篱笆rl下叫了声胡太太。檐下的洋式rl推开了，看到门里面又是灯火通明的，有人伸头问了一问。魏太太道："我姓魏，来见胡太太，有几句话商量。"这报告完毕，胡太太早是由门里抢了出来，迎上前挽着她的手臂笑道："这是哪阵风吹来的。请到里面坐。"她牵着魏太太由侧面的小门里进去。魏太太由正屋窗子外经过向里看着的时候，见那里是座小客厅，灯光下坐满了的人。主人将客引到自己卧室里让座，首先就问："吃了晚饭没有？"魏太太道：'哦已经吃过饭了，你家有什么喜庆事情？"胡太太道："什么喜庆也没有；我们?随人家热闹。隔壁刘家今夜跳舞，到他家去跳舞的人我们有一大半是相熟的，在没有跳舞之前就到我家来谈天。我怕你是来邀我去凑局面，所以我请你到房里来谈话。"魏太太因把陶太太所托的事细细的说了。胡太太丝毫不加考虑，因道："叫她拿来就是了。现在银楼挂牌的金价是四万到五万。我照三万一两押她的。小事，我也不要什么利钱。可是日子久不得。金子跌了价，也许不值三万，那我就倒出利息了。"魏太太笑道："我虽不买金子，可是这好处我晓得，金子只有往上涨，哪有向下落的道理。"胡太太道："照你这样说，有金子的人都不肯向外卖出了。你是好朋友，我也不必瞒着你。我现在作一笔生意，请你看几样东西。"说着，她把玻璃窗上的幔布先给掩盖起来，然后找开穿衣橱，取出白铁小箱子来。她将背对了窗户，捧着白铁小箱子朝了电灯，然后向魏太太招了两招手。魏太太会意走了过去。她将小铁箱的锁打开，掀开盖来，黄光外射，让魏太太吃了一惊。里面有四只金镯子，两串金链子，十几枚金戒指。因道："这都是你收买的吗？"胡太太笑道："若是我收买的，我就不给你看了。明天早上，我就送进银楼。"魏太太道："你怕金子会跌价，所以趁这个机会卖了它。我劝你

可别作这种傻事。”胡太太将小箱子锁好，依然送到衣橱子里去。笑道：“我并不傻，我是替人家代劳的。我有两家亲戚，住在歌乐山。他们看到金子能卖到四万几一两，黄金储蓄呢？可只要两万元一两。于是他们脑筋一转，有了办法，决定把金子拿到银楼去换现钱。这笔现钱分文不动，拿去买黄金储蓄券。六个月到期，凭了储蓄券去兑现金。那么现在卖掉一两金子，六个月之后，就变成二两金子了。这样现成的好买卖，为什么不做。他们有了这个动议，惊动了两家太太小姐们，连老妈子也在其中凑热闹，各把首饰拿出来，带到城里来换。他们知道我们认识一家银楼，托我去和他们换掉，而且还托我们胡先生到银行里去买储蓄券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这衣橱子倒成了交易所了。”魏太太道：“也许这里面有一大半是你的吧？”胡太太将衣袖子向上一卷，露出了右手臂上套着的金镯子，笑道：“我的还在这里。假使我有那富余钱的话，就买了黄金储蓄券了，哪里还会等着今日。”魏太太嘻嘻地望着她笑道：“也许你早就买得可观了。”胡太太也只笑了一笑。魏太太道：“这几个月来，也偶然听到有人说买金子，买黄金储蓄券，真正干得起劲的人，也还不多，为什么这个礼拜以来到处都听着是买金子的声音？”胡太太点点头道：“这个我有点研究，可以告诉你，第一是黄金的黑市，涨到了五万上下，现在花二万元买一张储蓄券，六个月兑现，对本对利，比在银行里存大一分的比期，（J！【地商家习惯半月一交割，十五或三十一日必须结帐。故每月三十一及十五谓之比期。银行因此习惯而有半月存款之例谓之比期存款。普通半月存款亦谓之比期存款。但依存款之日起息，半月一结，则不必固定十五日或三十一日。）还要合算。

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2)

你拿十万元到银行里存大一分，到七个月头，利上加利，才有十九万几，还不到对本对利呢。这不是买黄金储蓄券更合算吗？所以黄金黑市越涨价买黄金储蓄券的人越多。第二是官价和黑市相差一半，政府卖黄金也好，卖黄金储蓄券也好，那都吃亏太大了。非把官价提高不可。提高多少现在虽不知道，但是总不会和黑市相差一半。等到黄金官价定高了，兑现的日子就不能对本对利了。据报上登载，就在这几日财政部要宣布新官价。大家要抢便宜，所以这几日买黄金的人发了狂。这些买三两五两黄金储蓄券的算什么？那些买黄金期货的，一买几千两，也雪片似的向四行送着支票，那才是吓人呢。第三，还有个原因，说政府看到卖黄金是太吃亏，要不卖了，因此要想发财的人更是着急。”魏太太笑道：“你说这话，我算明白了。既是卖黄金吃亏，政府又何必卖，马上就可以停止，还等什么？”胡太太道：“为的是法币要回笼。”魏太太道：“什么叫法币回笼？”胡太太道：“法币发得太多了。这叫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，钱不值钱，东西要涨价，这叫法币贬值。政府不愿法币贬值和东西涨价，要把市面上的法币收回去，这就叫回笼。让法币回笼的办法很多，不一定是出卖黄金。譬如抽税，发公债票，抛售物资都可以。”魏太太走近一步，将手拍了她肩膀道：“真有你的，你也没有学过经济，怎么晓得这样多？”胡太太笑道：“这还用得着学呀！我们家里每天晚上来些摆龙门阵的客人，无非就谈的是这些。听过三回五回，也许你还不明白。等着你听到二三十回，甚至五六十回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”魏太太道：“那末你们府上贵客满堂，也许又是在开经济座谈会了。”胡太太道：“那倒不是。他们今天都是到刘家去跳舞的，时间未到，先到我家来坐坐。我不是说了，这些人我们认识一大半吗？”魏太太道：“跳舞还有时间不时间，反正是大家趁热闹。”胡太太道：“自然是这样的，不过人马未曾到齐，大家就得等上一等。尤其是几位女明星没有到，大家必须等

着。”魏太大道：“是哪几位女明星呢？舞台上和电影上的女明星我很少看到她们的本来面目。”胡太太挽着她的手道：“你随我来吧，也许她们来了。”她随着女主人走出门时，隔壁那客室里的欢笑声，已经停止。那边洋楼里，留声机用扩大器放着音乐片子，响声由窗子缝里和门缝里传播了出来。胡太太笑道：“他们已经开始了。你看，很有趣的。”魏太太关于摩登的事，什么都玩过，就是不会跳舞。这原因第一是由于她没有朋友引带学习，第二是她参加的社交，是不大高贵的场合，没有跳舞的机会。心里倒也想着，重庆城里半公开的跳舞，到底是怎么一种场面？这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，自也愿意去见识。顺便看看范宝华那个离婚夫人，长得是怎么的漂亮。心里如此，随着胡太太，已走进了刘家。这屋子倒是纯欧化式的，进了大门，就是个门廊，壁上的衣架帽钩，悬挂了不少的帽子和杂物。门廊过去，一条宽市道，左边一所小客厅，已是坐满了人的。左边有个垂花门的大敞厅，家具全搬空了，只屋子角上，留有一张小圆桌，桌子放了一架留声机，旁边堆了二三十张活片。一位穿西服的少年，弯了腰在那里伺候话匣子。那头屋角，有个扩大器安在墙上。全屋电灯通明，照着七八对男女，在光滑的地板上溜着。在垂花门外面，乱摆着大小椅子，不舞的人，男女夹杂坐在那里。胡太太带她进来了，随便的向人点着头，不知道谁是主人，也没有人来招呼。两人自走向那小客厅里去。一个头发梳得乌油淋淋的西服少年，迎向前对胡太太脚底下望着，笑道：“怎么穿便鞋来的？”胡太太笑道：“我今天没有工夫。”那人笑道：“为什么不来？今天有几张很好的音乐片子呢。”说着，将右手扬起来，中指按住了大拇指，对胡太太脸上遥遥的一弹，拍的一声响，自走开了。魏太太看她脸上时，略带微笑，并没有对这人感到失态。这小客室里，只有一套沙发，四个锦垫。人都坐满了。两人走进去，复又退出来。这时，一段音乐片子放完，舞伴放开了手，分别的向舞厅四周站着。魏太太心想，就是这么个局面，这会有什么很大的乐趣吗？说到男人，那还罢了，搂抱着女人那总是占便宜的事。说到女

人，让男人抱着跳舞，这也会有趣味？跳完了，连个好好休息的地方都没有。她以一个外行的资格，站在那垂花门边，向舞场上的几位女宾身上打量着。其中有个瓜子脸的女人，后脑披着十来股纽丝卷烫发，穿件大红银点子的旗袍，胸前高挺了两个乳峰，十分惹人注意。正好有个西装男子，将她向一位穿制服的人介绍着，称她是袁三小姐。她伸出手来和那人握着。

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3)

远处兀自看到手指上银光一闪，这无须说，正是她手上戴了一只钻石戒指了。魏太太这就知道她是范宝华的离婚夫人。这样的全身繁华，可知老范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。再看看其他的女宾，虽不是个个都像袁三那样华丽，可是穿的衣服，全是很时髦的，戴金镯子那太不稀奇，手指上圈着钻石戒指的，就还有三位。尤其是各位女宾穿的皮鞋，漏花帮子的，绊带式的，嵌花条的，重庆鞋店玻璃窗里的样品，这里全有。袁三穿的是双朱红绊带式的高跟鞋子，套在白色丝袜上，那颜色像她那件红色银点旗袍，非常地刺激人的视官。魏太太很敏感的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五成旧的花绸衣服，红不红，灰不灰，白又不白。穿的这双皮鞋又是满帮子，好像军人穿的黄皮鞋。这和人家打比，未免太相形见绌了。她正是这样惭愧着，偏是好几位女宾都把眼光向自己看来。她心想，这必是人家笑我落伍，我还老站在这里作什么。于是低声向胡太太道："我们走吧。"胡太太也看出了她局促不安的样子，以为她不会跳舞的人对于这种场合，不大习惯。便点点头引了她出去。转身只走了两步，后面有人叫道："怎么走呢？胡太太。"她们回过头看时，是位穿西服，嘴唇上留有半圈短胡子的人。胡太大笑道："我是陪这位魏太太来观光的，刘先生自己没有跳舞？"他笑道："你若下场子我可以奉陪。魏太太初次来，我没有招待，那太对不起，请到楼下去坐坐。我熬有一点真咖啡，是重庆不大容易得着的，喝杯咖啡走吧。"说着，向魏太太笑着点头。她明白了这是主人，人家所请的客人，都是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，自己这副形象，怎好意思加人人家的舞群，便笑道："对不起，刘先生，我今天有事，改日再来拜访刘太太吧。"那主人有的是凑热闹的女宾，却也不怎样挽留，笑着送到门廊下就止步了。魏太太再到胡家，他们家的男客已完全走了，主人让到小客室里来坐。重庆非大富之家经过八年的抗战已没有沙发椅。小康之家代替沙发的是柳条和藤片作的沙发式的矮椅子。胡

家客室里也有这种陈设，而且椅子上各加阴丹士林布的软垫子。这种布也久已是成为奢侈品的了。

第六回 一切是撩拨(4)

客室的另一角放着小圆桌子，上面盖着挑花的漂白布桌毯，魏太太是久有此意，想买两丈极好的漂白布，作两身内衣。也就因为白布既极贵，而且也不大容易买到，把这事延误了，倒不如人家胡太太拿了作桌布。因笑道："你们家打算在重庆还住个十年八载呢，还是这样新添东西。"胡太太道："这不算添东西呀？你看我们家，到晚上还有大批人马来到，不能不让人家有个落坐的地方。"魏太太看围着圆桌的椅子，也是新置的，显然是最近的布置。魏端本阶级相等的朋友，就没有谁人家里能预备一间客室。这胡家的客室，虽然就是这点家具就摆满了。可是墙壁上挂着字画，桌上摆着鲜花瓶，并没有客室里不应当摆的东西，这可知道完全是作客室之用的。因笑道："胡太太，我很欣慕你。在重庆能过着这样安适的日子，这不是容易的事。"胡太太笑着摇摇头道："并不安逸呀！我们胡先生也是不住的向我啰唆，老说我花多了钱。往后我也要少赌两场了。"说着，嘻嘻一笑。魏太太道："你怕什么？有的是资本作金子生意。六个月对本对利大捞一笔，你输不了。"胡。太太道："提起这事，我不要说过就忘了。陶太太的事我们怎样办理，她是要现钱，还是要支票？现款恐怕家里没有这样多。"魏太太道："你开明日的支票吧。让她自己明日上午把金器拿来。她又没有拿东西来，我带了现款去，倒负有责任。"胡太太对于这个说法，倒好像是赞成的。立刻进屋子去，又拿了个小红皮箱出来，打开皮箱，取出了三个支票本子，挑了其中一个，摸出口袋里的自来水笔，伏在圆桌上，开了张三万元的支票。支票放在桌上，把小皮箱送进房去。再出来，却带了印泥盒和图章盒，在支票上盖了两个章，交给魏太太，笑道："这决不是空头。"魏太太心里想着，这家伙真有钱，而且也真会管理。支票和图章不但不放在一处，而且也作两国手续办理。这便笑着点了两点头道："胡太太的事，没有错。你玩是玩了，乐是乐了，家里日子过得十分舒服，手边用的钱也十分顺便，我

应当向你学习学习。”胡太太道：“好哇！随便哪天来，我先教给你跳舞。”魏太太道：“我若是有你这个环境……唉！不说了。我到你这里来一趟，我的眼睛受的刺激够了，我不能再受刺激了。”说着，将那支票揣在身上，扭转身就走了。

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1)

魏太太带着满怀的感慨，回到了家里，事实上是和预定期间，多着两三倍。杨嫂带着孩子们都睡了。她心想，自己是个倒霉的人，这三万元支票，别在身上揣丢了。因之并不耽误，就到陶家来。陶太太坐在电灯下，补袜子底呢。立刻放下活计相迎。魏太太笑道：‘你们陶先生也穿补底袜子？”陶太太道：“请问重庆市上，有几个人的袜子底不是补的？”魏太太道：“其实，只要少输两口，穿衣服的钱都有了，别说是穿袜子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话是谁都__会说，可是事临到头上，谁也记不起这个说法了。”魏太太嘻嘻一笑，弯着腰在长袜统子里，摸出了那张支票，递给陶太太，因把在胡家接洽的经过，说了一遍。接着叹口气道：“有钱的人作什么事都占便宜，他们有法子用金子滚金子，现在是四两，半年后就是半斤。你这金镯子若是不押了它，现在卖个三四万块钱，就可以买二两黄金储蓄券。到了秋天，你就戴两只镯子了。”陶太太笑道：“你也知道这个办法，你一定买了。伯笙原来也是劝我这样做的，可是我要为孩子筹零用钱，我就顾不得捡便宜的事了。”说着，她突然摇了两摇手，把支票收到衣袋里去。隔壁屋子，正是陶伯笙在说话。魏太太到那屋子里来，见他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，用铅笔在纸上，列写阿拉伯字码。他一抬头笑道：“昨晚上的事，真对不起，我又是一场惨败。无论如何，要休息一个时期了。”魏太太笑道：“回来就写帐，合伙买金砖吗？”陶伯笙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大口气。我也不过是和人跑跑腿而已。”魏太太胡乱开句玩笑，却没有想到他真是在算金子帐，便坐在旁边椅子上问道：“你有买金子的路子吗？”陶伯笙坐在桌子边，本还是拿了铅笔在手，对了纸条上的阿拉伯字码出神，这就很兴奋的放下了铅笔，两手按住了桌沿，望着魏太太道：“怎么着，你对这事感到兴趣吗？”魏太太笑道：“对发财的事谁不感到兴趣？若不感到兴趣，那也就怪了。可是我没钱，一钱金子也买不到。”陶伯笙正了脸色道：‘戏不是说笑话，你何妨和魏先生商量商

量，抽个十万八万，买四五两黄金储蓄券也好。将来抗战胜利回家去，也有点安家费。现在真是那话，胜利逼人来，也许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回到了南京。”魏太太摇着头道：“你也太乐观了。”陶伯笙道：“不乐观不乐观，这是比‘放比期’还优厚的利息，能借到债也可以做的买卖呀！”魏太太低头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端本回家来了，我和他商量着试试吧。”正说到这里，有个矮胖子走进来。魏太太已知道他，他是给老范跑腿的李步样，人家真要谈生算经，自己也就只好走开了。陶伯笙和他握着手，笑了让坐，因道：“冒夜而来，必有所谓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在门外面我就听到你和刚才出去的这位太太谈买金子了。兄弟发财的念头也不后人。”陶伯笙起身敬了他一支烟，又擦着火柴给他点上了，就因站在他面前的缘故，低声笑道：“老兄，要买的话，打铁趁热，就是明后天。我听了银行里的人说：就在下月一号，金价要提高。今天的消息更来得急，说是政府看到买金子的人太多，下月就不卖了。”李步祥喷了一口烟，笑道：‘戏也是听了这个消息，特意来向你打听的。你既然这样说了，我的事也就拜托你，你和老范去买的话，顺便给我来一份。”陶伯笙道：“你找我，我还找你呢。我和老范托的那位包先生，是隔子打炮的玩意。

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2)

他根本还得转托业务科的人。几百万的本票，我可不敢担那担子，让人转好几道手。于脆，我去排班。我打算今晚上起个黑早，到中国或中央银行门口去等着。你也有此意，那就很好，我们两个人同去。站班有个伴，也好谈谈话。”李步祥把手伸到帽子里去，连连搔了几下头发，搔得那帽子一起一落。原来他走进来就谈金子，帽子都忘了摘下来呢。他笑道：“站班，这可受不了。我到重庆来，除了等公共汽车，我还没有排过班。为了排班，什么平价东西，我都愿意牺牲。”陶伯笙架了腿坐在床沿上，衔了支烟卷在嘴角上。左手拿了火柴盒，右手取根火柴，很带劲的，在火柴盒上一擦，笑道：“难道说，买平价金子，你也愿意牺牲吗？”说完了，方才将火头点了烟卷深深的吸上一口。李步祥道：“若是你陶先生西装笔挺，都可以去排班，我李步祥有什么不能去的。不过你拿几百万去买，虽然是人家的，怕这里面，不有你很大的好处。我可怜，只拼凑了二十万元，买他十两金子而已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十两还少吗？我太太想买一两，那还凑不出那些钱呢。这些闲话都不必说了。银行是八点钟开门，我们要六点钟就去排班，晚了就挤不上前了。我们在哪里会齐？”李步祥已把那支烟吸完，他把桌上的纸烟盒拿起，又取了一支来抽，借以提起他考虑的精神。陶家这屋子里，有两把不排班的椅子，相对着各靠屋子的左右墙壁。李步祥面对了主人背靠了椅子，昂起头来，一下子吸了五分长一截烟，然后喷出烟来笑道：“我还得问明白了老兄，我们是到中央，到中国？还是到储汇局？”陶伯笙笑道：“还是中央吧。听说将来兑现金，还是由中央付出。为了将来兑现的便利，就是中央吧，而且我的四百万元本票，只有一张五十万，是中央的，其余有两三家商业银行。为了他们交换便利，也是中央好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你真前后想个周到，连银行交换票据你都替人家想到了。”陶伯笙唉了一声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以为这是在大梁子百货市场上买衬衫袜子，交了钱就可

以买到货？这买黄金储蓄券手续多着呢。往日还有个卡片，交给买主，让你填写姓名住址储金的数量。自从买金子的人多了，卡片不够用，银行里笔墨又闹恐慌，这才免了这节繁文。可是你还得和他们讨张纸条，写好姓名数量，将钱交了上去。当时他给你个铜牌子，明日再去拿定单。你若是现款，那自然你以为是省事。可是要带上几百万元钞票，你好带，人家还不愿意数呢。最好你是交中央银行本票，人家只看看就行了。其次是各银行的本票，他收到了本票，写了帐，把你的户头登记了。本票交到交换科。交换是中央主办的，其他国家银行也是送到这里来交换。交换科每天交换两次，上午一次是十一点。交换科将本票验了，若是商业银行的话，还得算清了，今天他们并不差头寸，这张本票，才算是现钱。交换科通知营业科，营业科交办理黄金储蓄的人开单子。这几道手续，至少也得十二小时。

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3)

若是你赶不上十一点钟的交换时间，中央晚上办理交换，第二天下午，才能通知营业科，你这定单，至早也得第三天才能填好，所以我们必须上中央，而且要赶上午。这个月已没有几天了。万一下月停止办理黄金储蓄，这两日争取时间，是最重要的事。”李步祥听了这篇话，茅塞顿开，将手一拍大腿道：“真有你的，怪不得老范要你跑腿。你怎么知道得这样多广陶伯笙笑道：“这年头作生意不多多的打听，那还行吗？我除了在银行里向朋友请教而外，又在中国中央，亲自参观了一番。本来这件事还有个简单办法，就是托着来往的商业银行代办，并无不可。人家和国家银行有来往，天天有买卖。可是老范这人精细起来，却精细得过分。他原和三家商业银行有来往。其中一家有点靠不住，他的存款都提出来了，其余两家也是拼命在抢购金子。他怕托这两家银行不十分卖力，会耽误了时间。反正有我这个跑腿的，就在银行里开了本票，让我直接到银行里去买定单。反正是两条腿，站他两小时的班，这比辗转托人情，向人陪着笑脸，总要好得多。我们这是拿着几百万元去存款，又不向人家借几百万，凭什么那样下贱去托人情呢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你说的这些话，我都明白了，不用说了。事不宜迟，我连夜凑款子，明天早上我们在中央银行门口相会。”陶伯笙道：“你不是说，已经凑足了款子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款子现成，全是现钞。我听到你说，银行里嫌数现钞麻烦，我连夜和朋友去商量，去掉中央银行的本票。若是掉不着本票的话，就是去掉换些大票子也好。”陶伯笙道：“这倒是个办法。最好明天早上你来约我，我们一路到中央银行去，排班也好排在一处。”李步祥道：“那也好，反正走你这里过，弯路也有限。那末，我就走了。”说着，他就起身走去。李步祥是个跑百货市的小商人，没有钱在城里找房子住，家眷送在乡下过日子，他却是住在僻静巷子里一爿堆栈的楼上。这原来是重庆城里一所旧式公馆。四进房子，被敌机炸掉了两进半。商人将这破

房子承租过到了。”陶伯笙唉了一声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你以为这是在大梁子百货市场上买衬衫袜子，交了钱就可以买到货？这买黄金储蓄券手续多着呢。往日还有个卡片，交给买主，让你填写姓名住址储金的数量。自从买金子的人多了，卡片不够用，银行里笔墨又闹恐慌，这才免了这节繁文。可是你还得和他们讨张纸条，写好姓名数量，将钱交了上去。当时他给你个铜牌子，明日再去拿定单。你若是现款，那自然你以为是省事。可是要带上几百万元钞票，你好带，人家还不愿意数呢。最好你是交中央银行本票，人家只看看就行了。其次是各银行的本票，他收到了本票，写了帐，把你的户头登记了。本票交到交换科。交换是中央主办的，其他国家银行也是送到这里来交换。交换科每天交换两次，上午一次是十一点。交换科将本票验了，若是商业银行的话，还得算清了，今天他们并不差头寸，这张本票，才算是现钱。交换科通知营业科，营业科交办理黄金储蓄的人开单子。这几道手续，至少也得十二小时。若是你赶不上十一点钟的交换时间，中央晚上办理交换，第二天下午，才能通知营业科，你这定单，至早也得第三天才能填好，所以我们必须上中央，而且要赶上午。这个月已没有几天了。万一下月停止办理黄金储蓄，这两日争取时间，是最重要的事。”李步祥听了这篇话，茅塞顿开，将手一拍大腿道：“真有你的，怪不得老范要你跑腿。你怎么知道得这样多广陶伯笙笑道：“这年头作生意不多多的打听，那还行吗？我除了在银行里向朋友请教而外，又在中国中央，亲自参观了一番。本来这件事还有个简单办法，就是托着来往的商业银行代办，并无不可。人家和国家银行有来往，天天有买卖。可是老范这人精细起来，却精细得过分。他原和三家商业银行有来往。

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4)

其中一家有点靠不住，他的存款都提出来了，其余两家也是拼命在抢购金子。他怕托这两家银行不十分卖力，会耽误了时间。反正有我这个跑腿的，就在银行里开了本票，让我直接到银行里去买定单。反正是两条腿，站他两小时的班，这比辗转托人情，向人陪着笑脸，总要好得多。我们这是拿着几百万元去存款，又不向人家借几百万，凭什么那样下贱去托人情呢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你说的这些话，我都明白了，不用说了。事不宜迟，我连夜凑款子，明天早上我们在中央银行门口相会。”陶伯笙道：“你不是说，已经凑足了款子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款子现成，全是现钞。我听到你说，银行里嫌数现钞麻烦，我连夜和朋友去商量，去掉中央银行的本票。若是掉不着本票的话，就是去掉换些大票子也好。”陶伯笙道：“这倒是个办法。最好明天早上你来约我，我们一路到中央银行去，排班也好排在一处。”李步祥道：“那也好，反正走你这里过，弯路也有限。那末，我就走了。”说着，他就起身走去。李步祥是个跑百货市的小商人，没有钱在城里找房子住，家眷送在乡下过日子，他却是住在僻静巷子里一爿堆栈的楼上。这原来是重庆城里一所旧式公馆。四进房子，被敌机炸掉了两进半。商人将这破房子承租过来，索性把前面两进不要。将旧砖旧料，把炸了的半进盖个半边楼。李步祥就是在这加做的楼上住着。破砖和石头堆的坡式梯子，靠了屋边墙向上升，墙上打个长方洞，那算是楼门。楼倒有一列楼廊，可没有顶，又可算是阳台。旧式房子的屋顶，本来是三角形，屋檐前后总是很低。炸弹把这屋子炸去了半截，修理的时候，就齐那三角形的屋脊附近，由地面起了半截墙，墙上钉着木板，拦成半边楼。这样，楼的前面，高到屋脊，也就可以在板壁上开门开窗户了。楼里自然是前高后低，是斜形的，但临窗放桌子，靠后墙铺床，也起居如意。因为屋顶是斜的，为了显得里面空阔些，全楼是通的，并不隔开，一字相连铺了七八个床铺，两头对面又各铺了一

张床。在这里住的人，倒好像坐小轮船的半边统舱。因为临窗的桌子和靠墙的床，相隔只可走一个人。若有人放把椅子在桌上算帐，经过的人，必须跳栏竞赛地斜了身子跨过去。再加上箱子篮子盛货的包裹，其杂乱也不下于一个统舱。李步祥走到这楼上，见不到罩子的秃头电灯泡，挂水晶球似的，前后左右，亮着四盏。两头两张三屉小桌，各堆了一堆椒盐花生，配着几块下江五香豆腐干。。每张桌前，或站或坐，各有三四个人，互递着一只粗碗在喝酒，因为那股浓烈的香气袭人，就是不看到碗里有什么，也知道是在喝酒的。他阿了一声道："好快活，吃花酒。"这堆栈里一个年老的陈伙计，秃着头，翘着八字须，脸上红红的。卷起他灰布长衫的袖子，正端了粗饭碗在抿酒。放下碗来，钳了半块豆腐干，向他招招手道："来来来，李老板，我们划几拳。"李步祥的床铺，在半间'楼的最里面横头。这像坐统舱的边铺，是优待地位。他正要经过这两个吃花酒的席面。走到陈伙计面前，见有两张粗纸放在花生堆边，纸上洇着两大团油晕，还有些音肉渣子。便笑道："怎么着，今天打牙祭？"陈伙计笑道："什么打牙祭？他们敲我的竹杠。"李步样道："那末必是老兄赚了一票，要不然，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敲你的竹杠。"吃酒的人中有位刘伙计，便道："李先生，你要知道，你也该喝他四两。陈先生令弟，由西康来，和他带来三两多金子。在西康不到三万元收的，到了重庆作四万五卖给别人了。那三两金子，根本就是带一万多块钱货到西康去换来的。前后也不过四个月，他赚了个十倍转弯，这还不该敲他一下吗？"陈伙计本来是端了酒碗待抿上一口，听了这话，笑得牙齿露着，胡子捆着，把碗里的酒喝不下去，索性放下碗来，笑道："你不要听他们夸张的宣传。赚是赚了一点，哪里就赚得了许多呢？"李步祥说着话，走到他的床边，将壁上的西装木架子取下，将身上穿的这套西服脱了挂上去，另在床底下箱子里，将一套旧的青呢中山服穿起。原来在重庆的商人，只要是常在外面活动的，都有一套拍卖行里买来的西服。就以

这半个楼面上的住客而论，在家里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，出去就换上了西服。你在街上遇到他，想不到他是住

在这鸡窝里的。陈伙计看到李步祥换下了西眼，倒想起了一件事。笑道；“李先生出去跑市场，舍不得穿这套西服的？今天忙到这时候回来，有什么好买卖？”他毫不考虑，笑道：“抢购黄金。”陈伙计抓了把花生走过来塞到他手上，笑道：“别开玩笑了。”他是江苏人，憋了这句京腔，那个开字和玩字，依然是刻字晚字的平声，实在不如本腔受听，全楼人都笑了。李步祥剥着花生，笑道：“你以为我是说笑话吗？我是真事。明日一大早，我就到中央银行去排班。明日上早操的朋友，希望叫我一声。”原来这楼上也有一位国民兵团的壮丁，是堆栈里两位学徒。他们没有吃花酒的资格，各端了本J！；戏唱本，睡在床上念。

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5)

就有个J；0籍学徒答道："要得。往常买平价布，赶汽车，（川人对乘船乘车，均日赶）都是我喊人咯。"陈伙计道："李先生真去买黄金储蓄券。若等一天，我们一路去。"李步祥道："我不说笑话。你若是打算买，那就越快越好。听说下月一号，不是提高官价，就是停止办理黄金储蓄。这消息虽然已经外露，知道的人，还不算多，等到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了，你看，银行门口怕不会挤破头。所以要办……"那位陈伙计，本已坐到那三屉桌子边，缓缓的剥着花生。听了此话，突然向上一跳的站了起来，问道："李先生，这消息靠得住？"李步祥倒不是像他那般紧张，依然坐在原位上，剥了花生米，落在右手掌心里，张开嘴来，手心托了花生米，向嘴里一抛，咀嚼着道："不管他消息真不真，决定了办，明天就办。早一天办，拿了储蓄券，将来．就早一天兑现取金。"有位坐在床上端酒碗的张老板，是个黑胖子，穿了西装，终年顶了个大肚子，颇有大腹贾的派头。谈起生意经，倒只有他是陈伙计的对手。这时，他把酒碗放下，将五个指头，轮流的敲着桌子，因微笑道："老兄，我刚才和你商量的话怎么样？你何必一定要买十两？你手上有十五六万先买他七八两，等凑到了钱，再补二两，那还不是一样？老兄，你要知足，你一万多块钱，变成了三两多黄金。黄金卖了十五六万，再去作黄金。黄金卖了十五六万，再去买黄金储蓄，半年之得，有半斤金子了。"陈伙计听了龇开了牙齿，手摸了几下胡子，笑道："既然是对本对利的生意你为什么不干。"张胖子皱了眉，嘴里缩着舌头喷的一声，表示惋惜之意，因道："我的钱都在货上了，调动不开，手边上只有两三万元，二两都凑不上。"说到这里，陈伙计突然兴奋着，站了起来，大声问道："各位有放债的没有？三千五千，八千一万，我都借。半个比期，我一定奉还，只要能凑成四五万块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照样出利钱，但我希望照普通银行的规矩，七分或八分，不让我出大一分就好。"他这样号召着。虽然有几个

人响应，但那数目，都只三千两千。那最有办法的张胖子，拖了个方凳子，塞在屁股后面，就在桌子边坐下，在花生壳堆里挑着完整的花生出来，慢慢的剥着吃，他却不说什么。陈伙计望了他道："老张，真的！你有没有现款？"他这才笑道："老兄，赚钱的事个个想干的啊！我有钱，我自己也去买黄金储蓄了。"陈伙计道："我不相信你就只三万现款。"他慢慢的还是在剥花生，在花生壳堆里找花生，而且还把喝光场，舍不得穿这套西服的？今天忙到这时候回来，有什么好买卖？"他毫不考虑，笑道："抢购黄金。"陈伙计抓了把花生走过来塞到他手上，笑道："别开玩笑了。"他是江苏人，憋了这句京腔，那个开字和玩字，依然是刻字晚字的平声，实在不如本腔受听，全楼人都笑了。李步祥剥着花生，笑道："你以为我是说笑话吗？我是真事。明日一大早，我就到中央银行去排班。明日上早操的朋友，希望叫我一声。"原来这楼上也有一位国民兵团的壮丁，是堆栈里两位学徒。他们没有吃花酒的资格，各端了本J！；戏唱本，睡在床上念。就有个J；0籍学徒答道："要得。往常买平价布，赶汽车，（川人对乘船乘车，均日赶）都是我喊人咯。"陈伙计道："李先生真去买黄金储蓄券。若等一天，我们一路去。"李步祥道："我不说笑话。你若是打算买，那就越快越好。听说下月一号，不是提高官价，就是停止办理黄金储蓄。这消息虽然已经外露，知道的人，还不算多，等到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了，你看，银行门口怕不会挤破头。所以要办……"那位陈伙计，本已坐到那三屉桌子边，缓缓的剥着花生。听了此话，突然向上一跳的站了起来，问道："李先生，这消息靠得住？"李步祥倒不是像他那般紧张，依然坐在原位上，剥了花生米，落在右手掌心里，张开嘴来，手心托了花生米，向嘴里一抛，咀嚼着道："不管他消息真不真，决定了办，明天就办。早一天办，拿了储蓄券，将来．就早一天兑现取金。"有位坐在床上端酒碗的张老板，是个黑胖子，穿了西装，终年顶了个大肚子，颇有大腹贾的派头。谈起生意经，倒只有他是陈伙计的对手。这时，他把酒碗放下，将五个指头，轮流的敲着桌子，因微笑

道："老兄，我刚才和你商量的话怎么样？你何必一定要买十两？你手上有十五六万先买他七八两，等凑到了钱，再补二两，那还不是一样？老兄，你要知足，你一万多块钱，变成了三两多黄金。黄金卖了十五六万，再去作黄金。黄金卖了十五六万，再去买黄金储蓄，半年之得，有半斤金子了。"陈伙计听了龇开了牙齿，手摸了几下胡子，笑道："既然是对本对利的生意你为什么不干。"张胖子皱了眉，嘴里缩着舌头喷的一声，表示惋惜之意，因道："我的钱都在货上了，调动不开，手边上只有两三万元，二两都凑不上。"说到这里，陈伙计突然兴奋着，站了起来，大声问道："各位有放债的没有？三千五千，八千一万，我都借。半个比期，我一定奉还，只要能凑成四五万块钱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照样出利钱，但我希望照普通银行的规矩，七分或八分，不让我出大一分就好。"他这样号召着。虽然有几个人响应，但那数目，都只三千两千。那最有办法的张胖子，拖了个方凳子，塞在屁股后面，就在桌子边坐下，在花生壳堆里挑着完整的花生出来，慢慢的剥着吃，他却不说什么。陈伙计望了他道："老张，真的！你有没有现款？"他这才笑道："老兄，赚钱的事个个想干的啊！我有钱，我自己也去买黄金储蓄了。"陈伙计道："我不相信你就只三万现款。"他慢慢的还是在剥花生，在花生壳堆里找花生，而且还把喝光了酒的空碗，端起来闻上一闻。看他脸色沉着，好像是在打主意。于是大家也就沉默着，听他发表什么伟见。果然他挑出一粒花生，又向花生壳堆里一扔，然后脸子一扬道："我倒有个有福同享的办法。像凑钱买航空奖券一样，现在我们在这屋子里的人，除了自己有钱可以去买三两五两的不算。那只能买一两八钱，或者连五钱都不够买的，可以把款子凑起来。凑到十万，我们就买五两，凑到二十万，我们就买十两。记一笔总帐，某人出了钱多少，将来兑现，按照出的资本分帐。黄金储蓄券，记着出钱最多的那人姓名，由他开具收条，分交投资的，收据由他亲自签字盖章为凭。储券也由他负责保存。大家不要以为我出的主意，我想拿这储券，我手边只有现款三万。我这个数目不会是最多

数。”他这样说着，就有好几个人叫着赞成赞成。有的说出二万，有的说出一万五千，那不够一万的，就再向别人去商量，借点小数来凑整的。都是这样说，连五钱金子都定不到，那就没意思了。那两个川籍学徒，也由床上坐起来，不看川戏唱本了。一个问道：“哪天交款？”张胖子道：“打铁趁热，马上交款。陈先生年纪最大，我们公推他临时主席，款交给他。我们再推一个代表，明日一早到中央银行去排班。由主席今晚交款子给他，他负全责去办储蓄。将来兑现的时候，大家奉送一笔排班费。这样做，我觉得最公道也最公开。大家干不干？”这时，除了陈伙计为着凑不到款子，谢绝当临时主席外，其余的人一律同意。有的开箱子找钱，有的在衣。袋里摸索。那两个川籍学徒，是这楼上最穷的分子，各各掏摸身上，都不过两三千元。甲学徒向乙学徒道：“别个都买黄金，我们就无份，我们也凑五钱金子股本，要不要得？”乙学徒向床上一倒，把那放在被卷上的川戏唱本，又拿了起来，答道：“说啥子空话？我没得钱，你也没得钱。发财有命喀。”甲学徒走过来，拉着他道：“我和你咬个耳朵。（说私话也）”于是低声道：“大司务老王有钱我们各向他借四千。

第七回 买金子买金子(6)

自己各凑一千，不就是一万？”乙学徒道：“你去和他说吗，碰他那个酒鬼的钉子，我不招闲。”那甲学徒倒是想到就办，立刻下楼到厨房里去了。约莫是十分钟，有人就在门外叫道：“买金子，买金子，要得吗！”门拉开，那个大司务老王进来了。他一张雷公脸，满腮都是胡桩子，在蓝布袄子上系着青布围襟，手捞起了围襟，只管揩擦着两手，笑着问道：“朗个的，打会买金子？我来一个，要不要得？”张胖子笑道：“好长的耳朵，你怎么也知道了？”老王道：“确是，大家带我一个。”张胖子道：‘你搭上多少股本？”老王道：“今天我有三万块钱，预备带下乡去，交给我太婆儿，没得人写信，还在我身上。让她多吃两天吹吹儿红苕稀饭，（吹吹，犹言可以吹动之米汁也。红苕即番薯）不生关系，列个老子，我先买金子再说。三万块钱，买一两五，过不到瘾。我身上还有二千四百元零钱，我再到街上去借三千元，凑起四万，买二两。列个老子，半年后有四两黄金，二天给我太婆打一只赫大的金箍箍（戒指也），她作一辈子的梦，这遭应了梦了，喜欢死她，列个老子，硬是要得。”说着，他不住伸手抓雷公脸上的胡桩子，表示了那番踌躇满志。引得全楼人哈哈大笑。死她，列个老子，硬是要得。”说着，他不住伸手抓雷公脸上的胡桩子，表示了那番踌躇满志。引得全楼人哈哈大笑。

第八回 半夜奔波(1)

老王的这番话，引起了李步祥的心事。原是预备将二十万元去向熟商人掉换本票的。一回到这楼上，大家讨论买金子，把这件事情就忘了。这就叫道："老王，你上街借钱，我托你一件事。问问有大票子没有？你若能给我换到二十万五百元的票子，我请你喝四两大曲。"老王道："就是吗。票子越出越大，就越用越小。五百元一张的算啥子，一千元一张的，现在也有了。拿钱来吗，我去换。"李步祥听到他说可以换了，倒是望着他笑了，因道："你的酒醒了没有？"老王道："你若是不放心，我们一路去，要不要得？银钱责任重大，我也不愿过手。"李步祥听他说，虽觉得自己过于慎重一点，但想来还是跟着他的好。于是把二十万元放在皮包里，跟着老王走上大街。就在这堆栈不远，是两家大纸烟店。老王走进一家是像自己人一样，笑道："胡老板，我有点急事，要用几个钱，借我三千元，一个礼拜准还你。"这纸烟店柜台里横了一张三屉小帐桌，左边一叠帐簿，右边一把算盘。桌子上低低的

吊了一盏白罩子电灯，胡老板也似乎在休息着这一日的劳瘁，小桌上泡了一玻璃杯子清茶，正对着那清茶出神。他坐着未动，掉过脸来，笑道："你有什么急用，必定是拿了钱去，排班挤平价布。"老王一摆头道："我不能总是穿平价布的命呀。今天我要摆一摆阔，凑钱买金子。胡老板，你帮我这一次忙，隔天你要请客的话，我若不跟你作几样好川菜，我老王是龟儿子。"这胡老板不免为他的话所弓；动，离开了他的帐桌。走到柜台里，望了他道："这很新鲜，你也打算作金子生意，你和我借三千块买金子？你以为是金子一百二十换的时候。"老王含着笑正和他说着只借三千元的理由。帐桌后面的小门里，走出来一个中年妇一人，只看她穿着雪花呢旗袍，烫发，手腕上戴着雕龙的金镯子，一切是表示着有钱，赶得上Z大后方的摩登装束。她抢问道："谁有金子出卖？"她见李步祥夹了大皮包站在后面，她误会这是

个出卖金子的，只管望了他。老王笑道：“没有哪个卖金子，买还买不到手哩。老板娘，你要买金子吗？我去和你排队．不要。钱．就是今晚借我三千元，峭要我的利息，这就要得。”老板娘道：“老王，你说话算话。就是那么办。你只要在银行里站班到八点钟，我们有人替你下来，不耽误你烧中饭。”胡老板道：“他的早饭呢？”老王道：“我会找替工吗。”李步祥听了，这又是个买金子的。人家有本票有大票子，怕不会留着自己用，这大可不必开口了。同时，又感到买金子的人到处都是，料着明天早上，银行里是一阵好挤。有一次汇五万元小票子到成都，银行里都嫌数票子麻烦。这二十万元的数目，在人家拥挤的时候，人家也未必肯数。大梁子一带，百货商熟人很多，还是跑一点路吧。他自己觉得这是福至心灵的看法。再不考虑，夹了皮包，就直奔大梁子。重庆城繁市区的夜市，到了九十点钟，也就止了。大梁子是炸后还没有建筑还原的市场，当李步祥到了那里，除了马路的路灯而外，两旁的平顶式的立体小小店铺，全已关了。好像断绝烟火的土地庙大集团，夹了马路休息着。然而他那股兴奋的精神，决不因为这寂寞有什么更改。他首先奔向老友周荣生家。这位周老板，住在一家袜子店后面。只有一间仅够铺床的窄条矮屋子。除了那张床铺，连方桌子也放不下，只在床头，塞了一张两屉小桌。可是他在乡下的堆栈，却拥有七八间屋子。他是衡阳转进重庆来的一位百货商人，就是住在这百货交易所附近，以便时刻得着消息。他流动资金不多，并不收进。但他带来的货色，他以为还可以涨个两倍三倍，甚至七倍八倍，他却不卖出。尤其是这最近半个月里，因战局逐渐好转，百货下跌。他和七八位和衡阳进来的同业，订了个君子协定，非得彼此同意，所有带来的货，决不许卖出。在民国三十四年春季，他们合计的货物，约可值市价三万万五千万。若是大家把货抛出，重庆市场消化不了，可能来一个大惨跌。那是百货同业自杀的行为了。所以他住在这里，没有什么大事做，每天是坐茶馆打听行市。

第八回 半夜奔波(2)

这时，他买了一份晚报，躺在床上对了床头悬下的秃头电灯泡看。大后方缺纸，报纸全是类似太平年月的草纸印的。油墨又不好，不是不清楚，就是字迹力透纸背。他戴起了老花眼镜，两手捧了报，正在研究湘桂路反攻的这条消息。李步样在门外叫道："周老板没有出门吗？"他已听出是李步祥的声音，一个翻身坐起来道："请进来，忙呀！晚上还出门。"李老板走进他屋子，也没有个凳子椅子可坐，就坐在他床铺上。周老板虽然拥资七八千万，自奉还是很薄，这床铺上只有一条毯子和一床被。李步祥将皮包放在床铺上，他已能感觉硬碰硬的有一下响。便笑道："周老板，你也太省了，床铺上褥子都不垫一床。"他在床头枕下，摸出了纸烟火柴，取一支纸烟敬客，摇摇头道："谈不上舒服了，货销不出去，一家逃难来川的人，每月用到二三十万。连衣服也不敢添，还谈什么被服褥子。"李步祥一听，感觉到不妙。一开口他就哭穷，他怎肯承认有本票有大钞票？口里吸着他敬的那支烟，一股又辣又臭的气味，冲进了嗓子眼、他只好手钳着烟支，不吸也不丢下，沉默了两分钟，然后笑道："若是周老板嫌货销不动的话，我多少帮你一个忙。就要得。"老板娘道："老王，你说话算话。就是那么办。你只要在银行里站班到八点钟，我们有人替你下来，不耽误你烧中饭。"胡老板道："他的早饭呢？"老王道："我会找替工吗。"李步祥听了，这又是个买金子的。人家有本票有大票子，怕不会留着自己用，这大可不必开口了。同时，又感到买金子的人到处都是，料着明天早上，银行里是一阵好挤。有一次汇五万元小票子到成都，银行里都嫌数票子麻烦。这二十万元的数目，在人家拥挤的时候，人家也未必肯数。大梁子一带，百货商熟人很多，还是跑一点路吧。他自己觉得这是福至心灵的看法。再不考虑，夹了皮包，就直奔大梁子。重庆城繁市区的夜市，到了九十点钟，也就止了。大梁子是炸后还没有建筑还原的市场，当李步祥到了那里，除了马路的路灯而

外，两旁的平顶式的立体小小店铺，全已关了。好像断绝烟火的土地庙大集团，夹了马路休息着。然而他那股兴奋的精神，决不因为这寂寞有什么更改。他首先奔向老友周荣生家。这位周老板，住在一家袜子店后面。只有一间仅够铺床的窄条矮屋子。除了那张床铺，连方桌子也放不下，只在床头，塞了一张两屉小桌。可是他在乡下的堆栈，却拥有七八间屋子。他是衡阳转进重庆来的一位百货商人，就是住在这百货交易所附近，以便时刻得着消息。他流动资金不多，并不收进。但他带来的货色，他以为还可以涨个两倍三倍，甚至七倍八倍，他却不卖出。尤其是这最近半个月里，因战局逐渐好转，百货下跌。他和七八位和衡阳进来的同业，订了个君子协定，非得彼此同意，所有带来的货，决不许卖出。在民国三十四年春季，他们合计的货物，约可值市价三万万五千万。若是大家把货抛出，重庆市场消化不了，可能来一个大惨跌。那是百货同业自杀的行为了。所以他住在这里，没有什么大事做，每天是坐茶馆打听行市。这时，他买了一份晚报，躺在床上对了床头悬下的秃头电灯泡看。大后方缺纸，报纸全是类似太平年月的草纸印的。油墨又不好，不是不清楚，就是字迹力透纸背。他戴起了老花眼镜，两手捧了报，正在研究湘桂路反攻的这条消息。李步样在门外叫道："周老板没有出门吗？"他已听出是李步祥的声音，一个翻身坐起来道："请进来，忙呀！晚上还出门。"李老板走进他屋子，也没有个凳子椅子可坐，就坐在他床铺上。周老板虽然拥资七八千万，自奉还是很薄，这床铺上只有一条毯子和一床被。李步祥将皮包放在床铺上，他已能感觉硬碰硬的有一下响。便笑道："周老板，你也太省了，床铺上褥子都不垫一床。"他在床头枕下，摸出了纸烟火柴，取一支纸烟敬客，摇摇头道："谈不上舒服了，货销不出去，一家逃难来川的人，每月用到二三十万。

第八回 半夜奔波(3)

连衣服也不敢添，还谈什么被服褥子。”李步祥一听，感觉到不妙。一开口他就哭穷，他怎肯承认有本票有大钞票？口里吸着他敬的那支烟，一股又辣又臭的气味，冲进了嗓子眼、他只好手钳着烟支，不吸也不丢下，沉默了两分钟，然后笑道：“若是周老板嫌货销不动的话，我多少帮你一个忙。明天我和你推销一批货。今天晚上我先和你作点生意，批三打衬衫给我。我立刻付款。”周荣生笑道：“我就猜着李老板冒夜来找我必定有事。实不相瞒，货是有一点，现在正是跌风猛烈的时候，我怎样敢出手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那么，你不怕货滞销了。”周荣生也就感到五分钟内，自己的言语，过于矛盾。抬起他的手，还带了半边灰布薄棉袍的袖子，乱搔着和尚头，微笑着把头摇了几下。李步祥道：“滇缅公路，快要打通，说不定两个月内，仰光就有新货运进来。周老板，你老是舍不得把货脱手，那办法妥当吗？老范的事情，你听见说了吧？”周荣生道：“听见的，他不干百货了，把款子调去买金子。这倒是个办法。可是我不敢这样做。我若把我的东西一下抛出去，我敢说百货市场上要大大的波动一下，价钱不难再跌二三成。越跌，越销不出去，别人有货的，也跟着向下滚，那我是损人不利己。我若今天卖一点，明天卖一点，那能抓到多少款子，而且听说下个月金子就要提高官价了，月里没有了几天，无论如何来不及了。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失了真是可惜。”说着，他又抬起手来模和尚头。李步祥笑道：“我倒不是想发大财，捡点儿小便宜就算了。我也实不相瞒，明天早上，我要到银行里去作十两黄金储蓄。只是手边上全是些小额钞票，恐怕在银行交柜的时候，他会嫌着麻烦而不肯点数。周老板手上若是有本票或者大额钞票的话，换一点给我好不好？”周荣生突然站起来，拍着手笑道：“李老板，你把我看得太有办法了。没事，我关了几十万现款在身上放着。”他那满脸腮的胡茬子，都因他这狂笑，笑得有些颤动。李步祥碰了他这个软钉子，倒弄得很难为情。

便笑道：“那是你太客气了。你随便卖一批货，怕不是百十万。我是猜你或者卖了一批货。其2呢？我也有点好意。我想，反正我明天是站班站定了。若是你周老板也有这个意思，我就顺手牵羊和你代办一下。多的你不必托我，自己会去办。若是十两二十两的话，我想你放心把款子交给我的。”周荣生正是心里讪笑着李步祥的冒昧。听了他这个报告突然心里一动，便站定了向他望着道：“明天你真去排班？”李步祥道：“若不是为排班我何必冒夜和你掉换票子呢？”他说着，手取了皮包，就站将起来道：“天已不早了，我得赶快去想法子。”周荣生道：“你再坐几分钟，我们谈谈。”说着，他就把那纸烟盒拿起来，又敬李步祥一支烟，而且把他手上夹的皮包拍下来，放在床铺上。笑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着，暂时找不到大批款子，就买他十两二十两，那又何妨。但是我倒要打听一下，一个人排班，可以来两份吗？”李步祥两指夹了纸烟，放在嘴角里碰了一下，立刻放下，斜眼望了他，见脸上带了几分不可遏止的笑容。心里就想着，这家伙一谈到钱，就六亲不认，我刚才是说和他将钱掉钱，又不是向他借钱，他推托也不推托一声，就哈哈给我一阵冷笑。他少不得要托我和他跑腿，明的依了他，暗地必须要报复他一下。因笑道：．“这又不是领平价米买平价布，这是响应国家储蓄政策，他要人排班，是免得挤乱了秩序。至于你一个人储蓄几份，他何必限制？并没有听到说，限制人储蓄多少两。那末，五十两来一份的可以来，十两来五份的，有什么使不得。开的是饭店，难道还怕你大肚子汉。”说着，他又将皮包提起来，点了头说声再见。周荣生一把将他的衣袖抓住，笑道：“你忙什么的？我们再谈几句。”李步祥将手拍了皮包道：“我这里面带了二十万小额钞票，夜深了，夹了个大皮包，满街去跑，那成什么意思呢？再见吧。”说着，扭转身子就要走。周荣生还是将他的衣襟拉着，笑着点头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换钞票的事，我和你帮忙就是了。”李步祥道：“你不是说你没有现钞吗？”周荣生拉长了嘴角，笑得胡茬子直竖起来，抱了拳头拱拱手道：“山不转路转，我没有现款，我还不能到别处去找款

吗？你在我这里宽坐十分钟，我去找点现款来。纵然找不到本票，我也想法去弄些五百元一张的大票子来。”李步祥觉着获得了胜利，倒不好意思再别扭了，笑道：“我的事，怎好要你老兄跑路哩？”周荣生连说是没关系，安顿着他在屋里坐下，立刻出去了，出门之后，却又回头向屋子里探望着，笑道：“老兄，你可要等着我呀广李步祥答应了，他方才放心而去。约莫是十五分钟，周荣生满脸是笑的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捏了个小纸卷，他先把纸卷透开，里面是两支纸烟，笑道：“老兄，我请客，我在纸烟摊上，特意给你买了二支骆驼牌来。这是盟军带来的玩意，我还没有尝过呢。”他说着请客，真是请客，这两支烟全数交给了客人，自己没有取用。接着在怀里掏出个手巾包，像是捆着一条成面包似的。将手巾包打开，里面果然是两大捆大额钞票，有二十元的关金，五百元的钞票，最小额的也是十元关金。一卷一卷的用麻绕绑好。这日子，大后方的关金，还没有离开红运。李步祥正惊讶着，他十几分钟，就怎么弄来许多钞票。可是那钞票捆中间还有个变成黄酱色的皮夹子呢。皮夹子的按钮，大概是不灵，将一根细带子，把那皮夹子捆了。他解开皮夹子上的带子，透开皮夹，见里面是宇据钞票发票什么都有。他在字据里面，寻出个白纸扁包儿，再透开，里面是中央银行三张本票。他将那本票展给李步样看是两万元的两张，十万元的一张，笑道：“你看，这不和你所要换的款子，相差得有限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这带来的钱，可就多了。’调荣生拱拱手道：“你明天不反正是排班吗？我就依你的劝，也来个二十两。

第八回 半夜奔波(4)

一时还凑不到许多钱，明天早上，我到银行里去，把钱给你，也免得你晚上负责保管的责任。”李步祥也只有微笑。周荣生却误会了他的意思。因道：“老兄，你觉得我这钱怎么一下子就拿来了，不是借来的吗？我就不妨明告诉你，钱是哪里弄来的。这里的凯旋舞场经理，和我有点来往，我是在他那里拿的。我在舞场里面，还碰到了袁三。下次见着了她。你问问她看，是不是见着了我？”李步祥听他这话，倒不觉灵机一动，笑道：“我只要你肯帮我忙就很感谢，我何必问你这钱是哪里来的呢？”说着，他打开皮包，取出了带着的现款，和周老板交换钞票。周老板却是细心，将二十万元小额钞序。至于你一个人储蓄几份，他何必限制？并没有听到说，限制人储蓄多少两。那末，五十两来一份的可以来，十两来五份的，有什么使不得。开的是饭店，难道还怕你大肚子汉。”说着，他又将皮包提起来，点了头说声再见。周荣生一把将他的衣袖抓住，笑道：“你忙什么的？我们再谈几句。”李步祥将手拍了皮包道：“我这里面带了二十万小额钞票，夜深了，夹了个大皮包，满街去跑，那成什么意思呢？再见吧。”说着，扭转身子就要走。周荣生还是将他的衣襟拉着，笑着点头道：“不忙，不忙，换钞票的事，我和你帮忙就是了。”李步祥道：“你不是说你没有现钞吗？”周荣生拉长了嘴角，笑得胡茬子直竖起来，抱了拳头拱拱手道：“山不转路转，我没有现款，我还不能到别处去找款吗？你在我这里宽坐十分钟，我去找点现款来。纵然找不到本票，我也想法去弄些五百元一张的大票子来。”李步祥觉着获得了胜利，倒不好意思再别扭了，笑道：“我的事，怎好要你老兄跑路哩？”周荣生连说是没关系，安顿着他在屋里坐下，立刻出去了，出门之后，却又回头向屋子里探望着，笑道：“老兄，你可要等着我呀广李步祥答应了，他方才放心而去。约莫是十五分钟，周荣生满脸是笑的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捏了个小纸卷，他先把纸卷透开，里面是两支纸烟，笑道：“老兄，我请客，我

在纸烟摊上，特意给你买了二支骆驼牌来。这是盟军带来的玩意，我还没有尝过呢。”他说着请客，真是请客，这两支烟全数交给了客人，自己没有取用。接着在怀里掏出个手巾包，像是捆着一条成面包似的。将手巾包打开，里面果然是两大捆大额钞票，有二十元的关金，五百元的钞票，最小额的也是十元关金。一卷一卷的用麻绕绑好。这日子，大后方的关金，还没有离开红运。李步祥正惊讶着，他十几分钟，就怎么弄来许多钞票。可是那钞票捆中间还有个变成黄酱色的皮夹子呢。皮夹子的按钮，大概是不灵，将一根细带子，把那皮夹子捆了。他解开皮夹子上的带子，透开皮夹，见里面是宇据钞票发票什么都有。他在字据里面，寻出个白纸扁包儿，再透开，里面是中央银行三张本票。他将那本票展给李步样看是两万元的两张，十万元的一张，笑道：“你看，这不和你所要换的款子，相差得有限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这带来的钱，可就多了。’调荣生拱拱手道：“你明天不反正是排班吗？我就依你的劝，也来个二十两。一时还凑不到许多钱，明天早上，我到银行里去，把钱给你，也免得你晚上负责保管的责任。”李步祥也只有微笑。周荣生却误会了他的意思。因道：“老兄，你觉得我这钱怎么一下子就拿来了，不是借来的吗？我就不妨明告诉你，钱是哪里弄来的。这里的凯旋舞场经理，和我有点来往，我是在他那里拿的。我在舞场里面，还碰到了袁三。下次见着了她。你问问她看，是不是见着了我？”李步祥听他这话，倒不觉灵机一动，笑道：“我只要你肯帮我忙就很感谢，我何必问你这钱是哪里来的呢？”说着，他打开皮包，取出了带着的现款，和周老板交换钞票。周老板却是细心，将二十万元小额钞票，一张张的点数，每点一万，放作一叠。直到排好了二十叠，又把叠数，重新点验过一番。这足足消磨了三十分钟，李步祥只有坐在旁边床铺上瞪了眼望着。等他点验完了，这才笑问道：“周老板，没有什么错误吗？”周荣生笑道：“你李老板的款子，还会有什么短少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那末，我现在要告辞了。’周荣生倒觉得他这样追着一问，好像有点毛病，于是又把这左手捏的二十叠票

子，用右手论叠的掐着数了一遍，笑道：“没有错。”李步祥笑着走出袜子店，在大街上摇着头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这家伙真小气，怎么也发了这样大的财？”说完这句话，遥远的听到有人咳嗽一声，正是周荣生的声音，他赶快的就走。由这里直穿过一条街，就是凯旋舞厅。这是重庆市上，惟一的有夜市所在。红绿的电灯泡，嵌在花漆的门框上，排成个彩图。远在街上，就听到一阵西洋音乐声音传了出来。这种地方，他战前就没有去过，不知道进门有什么规矩没有，这么一犹豫，他不免放缓了脚步，恰好有三个外国兵，笑嘻嘻的走进去。他想，这地方有了外国人，更是有许多规矩，自己穿这么一身破旧的中山服，是不是可以走进去呢？越考虑，胆子可就越小了，慢慢的走到那大门边，却又缩脚走了回来。他自己心里转着念头道：“找袁三，也不过是碰碰机会的事。她未必在这里面。就是找着了她?跳舞场上，也不是谈生意经的所在，算了，回去吧。”他自己感到这个想头是对的，就打算向回家的路上走。忽然有人在身后叫道：“那不是李老板？”他回转头来一看，正是袁三小姐。便点着头道：“好极了。在这里遇到了三小姐。

第八回 半夜奔波(5)

”她站在电灯照耀的舞场门口，向他招了两招手，笑道：“过来。老范有什么话托你转告我吗？”李步祥就近两步笑道：“我有点事和三小姐商量商量。特意来找你来了。”袁三摇摇头道：“那不对吧？我走出门来的时候看到你是向那边走的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谁说不是？我没有进过舞场，走到门口没有敢进去。”袁三笑道：“你这块废料。说吧，有什么事找我？”李步祥回头看看，身后并没有人，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这两天我犯了一点财迷。听说下个月一号，黄金就要涨价了。我们得抢着买。我想明天到银行里去排班，要买点黄金储蓄。不过直到今天下午，我还只凑到了十来万元，想买十两，还差点款子。三小姐，你能不能帮我一点忙，借几万元给我。我多则半个月，少则一礼拜……”袁三不等他说完，拦着道：“什么多则少则，我向人家借钱，向来就没有打算还，要不然，你袁三小姐，没有田地房产，又没有字号买卖，这日子怎么过？人家借我的钱我也不打算叫人家还。你说，你打算借多少？”说着，她将薄呢大衣的领子，向上提了一提，人就在街上走着。她穿的是跳舞的高跟皮鞋，路面是不大平的，她走得身子前仰后合，李步祥看着，这简直就是跳舞。加之夜静了，空气沉寂着，她身上那化妆品的香气，一阵阵的向人鼻子里送着。他不敢随着袁小姐太近了，在五六尺以外跟着。袁三站住了，回转身来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，你怕我吃了你吗？走得这样远，你说什么，我简直没有听到。”李步祥只好走近了两步，笑道：“我没有开口呢。袁小姐说是我借钱不打算还，那让我说什么是好呢？”袁三道：“这是我的话，你不要管，你说，你打算和我要多少钱。反正这样深夜让你来找我借钱，不能要你白跑。”李步祥道：“那末，三小姐借我五万元吧。”她摇摇头：“不行，那太多了。送你两万。我有个条件，今晚这街上找不到车子，不知什么事，车子都躲起来了。你送我回家，行不行？”说着，把夹在肋下的皮包抽出，打开来，随手抽了两叠钞票交给他。李步祥的

目的虽不止这些，但有了两万元，又可多买一两金子，她说了不用还，白捡的东西，倒不必拘谨。于是道了声谢，将款子接过。袁三道："你随着我走吧，没有关系。我在跳舞厅里搂着男人跳舞，也算不了什么。你跟着后面，你会怕有人说你闲话。就有这个闲话，人家说是有一天晚上，李步样跟着袁三由跳舞厅里出来，在马路上同走。你想，这就是个谣言，你也艳福不浅。你不觉着人家说袁三和你有关系你感到有面子吗？"李步祥哈了一声，接着说了三个字："我的天。"袁三也就嗤嗤的笑了，向他招招手道："废料，来吧。"李步样真不敢再说什么，像鸭子踩水似的，跟了她后面，穿过几条街巷。但默然的不敢说话。但是果然不说话，又怕袁三见笑，只是偶然的咳嗽一半声。怎么是半声呢，因他的嗓子使劲不大，没有咳嗽得出来。袁三在路上，倒笑了好几口。到了她的门口，她笑道："李老板，够你作蹩子的了，你回去吧。"李步祥如得了皇恩大赦，深深的点了个头，回身向寓所里走。他在路上寂寞的走着，也就不断的想了心事消遣。他想着，本来是碰碰运气，想着未必就向袁三借得到钱，倒不料居然借得了两万元。她借四万也好，可以多买二两金子。她只借两万，现在连自己的老本是买十一两，这数目字不大合胃口，若能买十二两，凑成一打的数目就比较有趣，话又说回来了，白捡一两金子，六个月后，钱又翻个身，也总是有趣的事，想着想着，他自己笑起来了。身旁忽然有人问道："作啥子的？"看时，是街上站的警察，因站住道："作买卖的回家去，有事问我吗？"警察道："你为啥子个人走路，个人发笑？"李步祥道："我在朋友家里来，他们说了许多笑话，我走着想了好笑。"警察道："我怕你是个疯子。"李步祥笑道："我一点不疯，多谢关照了。"他点了头走去，他又想着，还是规规矩矩的走吧。这样夜深，身上带了二十几万现款，可别出了乱子。这样想着，也就沉静的，缓缓走回寓所。但他已不敢走小巷子，绕了路顺着电灯明亮的大街走。经过一个长途汽车站，见十来个摊贩，亮着化石灯在风露下卖食物，起半夜买车票的人，纷纷围着担子吃东西。他忽然想起一件

事，是没有吃晚饭到陶伯笙家去的。以后就忙着谈金子的事，还没有吃饭呢。面前一副担子是卖豆浆的，铁锅里热气上升。有个人端了碗豆浆泡着粗油条吃，不觉胃里一阵饥火上涌。可是想过去吃点东西，那回家是太晚了。附近也有个炉子，铁丝络上，烤着馒头。瞧在眼里，不由得馋出口水来，正想掏钱去买两枚。但想到皮包里的钱，整叠的包捆在一束，若掏出二十来万元来，抽出两张小票子来买东西，夜深行路有背财不露白之戒。这个险冒不得，就忍着饿走了过去。

第九回 排队(1)

这位冒夜为买金子而奔波的李老板，精神寄托在金子翻身的希望上，累不知道，饿也不知道，径直的带着二十万款子，奔回寓所去。这个堆栈里的寓公，买金子的份子不多，到了这样夜深，大家也就安息了。李步样到了那通楼里面时，所有的人都睡着了，他想对那两个学徒，打个招呼，站在屋中间向那床铺上看去，见他们睡着动也不动，呼噜呼噜，各打着鼾呼声。心想人家劳累了一天，明日还要早起去上操，这就不必去惊动他们了。加之自己肚子还饿着，马上就睡也可以把这饿忘了。他匆匆的脱了衣裤，扯着床铺上的被，将头和身体一盖，就这样的睡了。不多一会工夫，同寓的人大家笑着喊着："李老板买十两金子，银行里弄错给写了二百两，这财发大了，请客请客。"他笑道："哪里有这话，你们把银行行员看得也太马虎了。"口里虽是这样说着，伸手摸摸衣袋里，觉得就是邦邦硬的东西塞满了。顺手掏出来一块就是十两重的一条金子。同寓的人笑道："这可不是金子吗？请客请客。"说请客，请客的东西也就来了。厨子老王将整大碗的红烧肉，和整托盘的白面馒头，都向桌子上放着。李步祥顺手取了个大馒头，筷子夹着一大块红烧肉，就向口里塞了进去，肉固然是好吃，那馒头也格外好吃，吃得非常的香，忽然有人叫道："你们哪个买黄金？这是国有的东西，你们犯法了，跟我上警察局。"李步祥听到这话，大大的吓了一跳，人被提去了不要紧，若是所有的黄金都让人抄了去，那岂不是白费一场心力。焦急着，就要把枕头底下的金子拿起了逃跑。不想两脚被人抓住，无论怎样挣不脱。直待自己急得打了个翻身，这才明白，原来是在床上作梦呢。警察提人的这一惊，和吃馒头夹红烧肉的一乐，睁眸躺在床上，还是都在眼前摆着一样。买金子的事罢了，反正钱在手上，自己还没有去买呢？只是那白馒头红烧肉的事，可叫人忘不了，因为醒过来之后，肚子里又闹着饥荒了。那梦里的红烧肉，实在让人欣慕不置。他急得咽下了两次口水，只好翻个

身睡去，蒙眬中听到那两学徒，已穿衣下床，这也就猛可的坐了起来。甲学徒笑道："说到买金子，硬是。比我们上操的命令还要来得有劲喀，李先生都起来了。"李步样看看窗子外面还是漆黑的。因道："我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我还要去叫醒一个朋友呢。"他说着，心里是决定了。这样办。倒也不管人家是否讪笑。先就在床底下摸出脸盆手巾漱口盂，匆匆的就向灶房里去。这灶房里为着早起的两位国民兵，常是预备下一壶开水，放在灶上，一钵冷饭，一碟咸菜，用大瓦盆扣在案板上。重庆的耗子，像麻雀一样多，像小猫一样大，非如此，吃食不能留过夜。李步祥是知道这情形的，扭开了电灯，接着就掀开瓦钵子来看。见了大钵子扣着小钵子的白米饭，他情不自禁的，就抓了个饭团塞到嘴里，嚼也不曾嚼，就一伸脖子咽了下去，这觉得比什么都有味。赶快倒了冷热水，将脸盆放在灶头上漱洗，自然只有五六分钟，就算完毕，这就拿了筷子碗，盛了冷饭在案板前吃。两个学徒都也拿了脸盆来了。甲笑道："我还只猜到一半喀，我说灶上的热水李先生要倒光。不想到这冷饭粑李先生也吃。不忙，掺点开水吗。我们不吃，也不生关系。"李步祥听了，倒有点难为情，因笑道："实不相瞒，昨晚上我忙得没有吃饭。简直作梦都在吃饭。"两个学徒，自不便和他再说什么。李步祥吃了两碗冷饭，也不好意思再吃了。再回到楼上，打算把那位要去买大批黄金储蓄的陈先生叫醒。到那床头面前一看，却是无人，而且铺盖卷也不曾打开，干脆，人家是连夜去办这件事去了。他这一刺激，更透着兴奋，便将皮包里现钞，重复点数两遍，觉得没有错误了，夹着皮包就向大街走。这正是早雾弥漫的时候不见天色。因为重庆春季的雾和冬季的雾不同。冬季是整日黑沉沉的，像是将夜的时间。春季的雾起自半夜，可能早间八九点钟就消失，它不是黑的，也不会高升，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云烟，罩在地上。在野外，并可以看到雾像天上的云团，卷着阵势，向面前扑来。天将亮未亮，正是雾势浓重的时候。马路两旁的人家，全让白雾埋了，只有面前五尺以内，才有东西可以看清。电杆上的路灯，在白

雾里只发出一团黄光，路上除了赶早操的国民兵，偶然在一处聚结，此外都是无人。李步样放开了步子，在空洞的大街上跑，径直的向陶伯笙家走去。到了那里，天也就快亮了，在云雾缥缈里面，那杂货店紧紧的闭上了两扇木板门。他虽然知道这时候敲人家的店门，是最不．受欢迎的事，可是和陶伯笙有约，不能不去叫起他。只得硬了头皮冬冬的将门捶上几下，到底陶伯笙也是有心人，在他敲门不到五分钟，他就开门迎他进去了，经过那杂货店店堂。的时候，柜台里搭着小铺睡觉的人，却把头缩在被里叽咕着道："啥子事这样乱整？那里有金子抢吗广李步祥跟着主人到屋子里，低声问道："他们知道我们买金子？"陶伯笙笑道："他们不过是譬方话说说罢了。"说着自行到厨房里去盥水洗脸冲茶，又捧出了几个甜面包来，请客人用早点。李步祥道："昨晚上你也没有吃晚饭？这一晚，可真饿得难受。"陶伯笙倒不解何以有此一问，正诧?着，还不曾回问过来。却听到门外有人接嘴道："陶先生还没有走啦，那就很好。"随着这话进来的是隔壁魏太太。

第九回 排队(2)

陶伯笙笑道：一啊！魏太太这样早？”她似乎长都没有扣好，外面将呢大衣紧紧的裹着，两手插在大衣袋里。她扛了两扛肩膀，笑道：“我不和你们犯了一样毛病吗？”陶伯笙道：“魏太太也预备作黄金储蓄？要几两？你把钱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代劳。”魏太太摇摇头道：“日子还过不下去，哪里来的钱买金子？我说和你们犯一样的毛病，是失眠病，并不是迷。”陶伯笙道：“可是魏太太这样早来了必有所谓。”她笑了一笑道：“那自然。有道是不为利息，谁肯早起？我听说你是和荡先生办黄金储蓄的，今天一定可以见到面。我托你带个信给他，我借他的两万远，这两天，手上实在是窘，还不出来，可否让我缓一步还他？”陶伯笙笑道：“赌博场上的钱，何必那样认真？而且老范是整百两买金子的人，这一点点小款子，你何必老早的真情我转商？我相信他不在乎。魏太太道：“那可不能那样说。无论是在什么地方，我是亲手在人家那里借了两万元来的，借债的还钱……”陶伯笙正在捡理着本票现钞，向大皮包里放着。他很怕这大数目有什么洽误，不愿魏太太从中打搅，便摇手拦着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我完全明白，不用多说了。我今天见着他，一定把你的话转达，可是我要见不着他呢，是不是耽误你的事？你这样起早自然是急于要将这句话转达到那里去。我看你还是自己去一趟吧。我写个地点给你。”说着，他取出西服口袋里的自来水笔，将自已的卡片，写了两行字在收面。因道：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，下午三点到五点，他总会在写字间坐一会子的。”魏太太接过名片看了一看，笑道：“老范。有写字间呢。”陶伯笙道：“那是什么话。人家作到几千万的生意，会连一个接洽买卖的地方没有吗？’他。里虽然是这样说话，手上的动作，还是很忙的。说着，把皮包夹在助下，手里还捏了半个小面包向嘴里塞了去。魏太太知道人家是去抢买金子，事关重大，也就不再和他说话。陶伯笙匆匆的走出大门，天色已经大亮。李步祥又吃了三个小面包，又喝了一碗热开水，

肚子里已经很是充实。跟在陶伯笙后面，由浓雾里钻着走。街上的尸”当然还是没有开门，除了遇到成群的早操壮丁，还是很少见着行人。陶伯笙道：“老李’一W还不到七点钟，我们来得早一点了吧？”他笑道：“我们挨庙门进，上头一炷香．早早办完了手续回家．先苦后甜不也很好吗？"陶伯笙道：“那也好，反正走来了还有走回去之理？两人穿过了两条街，见十字街头，有群人影子，在白雾里晃动，其初也以为是上早操的。到了附近，看出来了，全是便装市民，而且有女人，也有老人。他们挨着人家屋檐下，一字儿成单行站着。有些手上，同学捏着一叠钞票。陶伯道：“怎么着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登记吗？”李步祥哈哈笑道：“老兄，你也不看人家穿些什么衣服，脸上有没有血色吗？他们全是来挤平价布的。你向来没有起过大早，所以没见过。这前面是花纱局一个平价供应站，经常每日早上，有这些人来排班挤着的。挤到了柜台边每人可以出六七成的市价买到一丈五尺布。布有黑的，有蓝的，也有白的，但都粗得很，反正我们不好意思穿上身，所以你也就不会注意到这件事。”陶伯笙听他这话，向前走着看去，果然关着铺门的门板上，贴了不少布告，机关没有开门，那机关牌子，也就没有挂出来。那些在屋檐下排班的市民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后面人的胸脯紧贴了前面人的脊梁，后面人的眼睛望了前面人的后脑勺，大家像是发了神经病似的这样站着。陶伯笙笑道：“为了这一丈五尺便宜布，这样早的在这里发呆，穿不起新衣服，就少穿一件衣服吧。”李步祥道：“你这又是外行话了。在这里挤平价布的人，哪里全是买了布自己去穿？他们里面，总有一半是作倒把生意的，买到了布，再又转手去卖给别人。”陶伯笙道：“这不是要凭身份证，才可以买到的吗？”他道：“有时候也可以不要身份证，就是要身份证，他们配给的人，根本是连骂带喝，人头上递钱，人头上递布，凭一张身份证，每月配给一回，既不问话，也不对相片，倒把的人，亲戚朋友里面，什么地方借不到身份证？所以他们每天来挤一次，比作什么小生

意都强。”他还要继续的谈。陶伯笙猛可的省悟过来，笑道：“老兄，我们来晚了，快走吧。

第九回 排队(3)

你想只一丈五尺平价布的事情，人家还是这样天不亮来排班，我们作的那买卖，怎么能和这东西打比，恐怕那大门口已是挤破了头了。”李步祥说句不见得，可也就提开了脚步走。一口气跑到中央银行附近，在白雾漫漫的街上，早看到店铺屋檐下，有一串排班的人影，陶伯笙跌着脚先说声：“糟了。”原来重庆的中央银行，在一条干路的横街上，叫打铜街。这条横街，只有三四幢立体式洋楼。他两人一看这排班的人，已是拉着一字长蛇阵转过弯来，横弯到了干路的民族路上。两人且不排班，先站到了横街头上，向那边张望一下。见那长蛇阵阵头，已是伸进到白雾里去，银行大门还看不见呢。但二人依然不放心这个看法，还是走向前去。直到银行门外，看清楚了人家是双扉紧闭。站在门外的第一个人二十来岁，身穿蓝布大褂，端端正正的，将一顶陈旧的盆式呢帽，戴在脑袋顶上，像个店伙的样子。陶伯笙低声道：“老李，你看，这种人也来买黄金储蓄。”他笑道：“你不要外行。这是代表老板来站班的。到了时候，老板自然会上场。我们快去上班吧。”说着，赶快由蛇头跑向蛇尾。就在他们这样走上去的时候，就有四五个人向陈尾上加了进去。陶伯笙道：“好！我们这观阵一番，起码是落伍在十人以后了。”于是李先生在前，陶先生在后，立刻向长蛇阵尾加人。这是马路的人行便路上。重庆的现代都市化，虽是具体而微的，但因为和上海汉口在扬子江边一条线上，所以大都市里要有的东西，大概都有。他们所站的是水泥西路，经过昨晚和今晨的浓雾浸润，已是湿黏黏的，而空间的宿雾，又没有收尽，稀薄的白烟，在街头移动，落到人身上和脸上，似乎有一种凉意。陶李二人初站半小时的一阶段，倒没有什么感觉，反正在街上等候长途汽车，那也是常事。可是到了半多时后，就渐渐的感到不好受。第一是这个站班，不如等汽车那样自由，爱等就等，不等就叫人力车走，现在站上了可不敢离开，回头看看阵脚，又拉长了十家铺面以上，站的阵尾，变成阵

中段了。这越发不敢走开，离开再加人，就是百十个单位的退后。第二是这湿黏黏的水泥便道和人脚下的皮鞋硬碰硬，已是不大好受，加之有股凉气由脚心里向上冒，让人极不舒服。说也奇怪，站着应该两条腿吃力，站久了，却让脊梁骨也吃力。坐是没有坐的地方的，横过来站着，又妨碍着前后站着的邻居，唯一的法子，只有把身体斜站着。斜站了不合适，就蹲在地下。陶伯笙是个瘦子，最不能让身体受疲劳。他这样站班，还是第一次，在不能支持的情况下，只好蹲着了。可是他个子小，蹲了下去，更显着小，整条长蛇阵的当中，有这么个人蹲着，简直没有人理会脚底下有人。但在人阵当中蹲下去一个人，究竟是有空当的。陶伯笙的前面是李步祥，是个胖子，倒可抵了视线。他后面恰是个中年妇人，妇人后面，又是个小个人，在最后面的人，看到前面有空当，以为有人出缺，就向前推，那妇人向前一歪，几乎压在陶伯笙身上。吓得他立刻站了起来，大叫道："挤不得，乱了秩序，警察会来赶出班去的。"那妇人身于扭了两扭，也骂道："挤什么？"她接着说了句成语道："那里有金子抢吗？"人丛中有两位幽默的笑道："可不就为了这个，前面中央银行里就有金子。不过抢字加上个买字罢了。不为抢金子，还．不来呢。"于是很多人随着笑了。李步祥口转头来向陶伯笙道："硬邦邦笔挺挺站在这里，真是枯燥无味，来一点噱头也好。"老陶没有说什么话，笑着摇了两摇头。又是二十分钟，来了救星了。乃是卖报的贩子，助下夹了一大叠报，到阵头上来作投机生意。陶李两人同时招手，叫着买报。可是其他站班的人，也和他二人一样，全觉得无聊，急于要找报纸来解闷，招着手要报的人，就有全队的半数。那报贩子反正知道他们不能离开岗位，又没有第二个同行。他竟是挨着单位，一个个的卖了过来。好容易卖到身边，才知道是重庆最没有地位的一张报纸，平常连报名字都不大听到过。但是现在也不问它了，两人各买了一张，站着捧了看。先是看要闻，后是看社会新闻。

第九回 排队(4)

战时的重庆报纸，是没有副刊的，最后，只好看那向不关心的社论了。直把全张报纸看完，两手都有些不能负荷，便把报纸叠了，放在衣袋里。陶伯笙向李步祥摇头道：“这日子真不容易挨，我觉得比在防空洞里的时候要难过些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那究竟比躲防空洞滋味好些。到少，这用不着害怕。”在李步祥面前的，正是一位北方朋友，高大的个子，方面大耳，看他平素为人，大概都于着爽快一类的事情。他将两手抱住身上穿的草绿呢中山服，一摆头道：“他妈的，搭什么架子，还不开门。咱们把他接开来。”李步祥把身上的马表掏出来看看，笑道：“倒不能怨人家银行，才八点钟呢。银行向来是九点钟开门的。”那北方朋友道：“他看到大门外站了这多人，不会早点开门吗？早开门早完事，他自己也痛快吧。我真想不干了。”说着，抬出了、只脚去。李步样道：“老兄，你来得比我还早。现在银行快开l’1了。你这个时候走岂不是前功尽弃？你离开了这队伍，再想挤进来，那是不行的。”那位北方人听了这话，又把脚缩了回去。笑着摇摇头道：“我自己无所谓，有钱在手，不作黄金储蓄，还怕作不到别的生意吗？唉！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想这队伍里面，一定有不少同志，都奉了内阁的命令来办理。今天要是定不到黄金储蓄，回到家里，就是个漏子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前后好几位都笑了。又过了二十来分钟，队伍前面一阵纷扰，人也就是一阵汹涌。可是究竟有钱买金子的人和买平价布的人不同，阵线虽然动了，却是一直线的向前移进，并没有哪个离开了阵线在阵外抢先。李步祥随了北方人的脚跟，陶伯笙又随了他的脚跟，在水泥路面上，移着步子。这时，宿雾已完g全消失，东方高升的太阳，照着面前五层高楼的中央银行巍巍在外。银行门口，根本就有g两道铁栏杆，是分开行人进出路线的。这个掘金队，一串的人，由铁栏杆夹缝里，溜进中央’银行大门。门口已有两名警察两名宪兵，全副武装分立在门两边，加以保护。他们看了这些人，好像看到了卓

别林主演的《淘金记》一样，都忍不住一种轻薄的微笑。眼光也就向每个排队的黄金储户脸上射着。陶伯笙见人家眼光射到他身上，也有点难为情。但转念一想，来的也不是我陶某一个人，我又不是偷金子来了，怕什么？于是正着面孔走了过去。恰好，到了银行门口，那个大队伍，已停止了前进，他就这样的站在宪警的监视之下。前面的那个北方人，就站在门圈子下，可以看到银行里面，回转头来笑道："好吗？银行里面，队伍排了个圈子，让那一圈人把手续办完了，才能临到我们，这不知要挨到什么时候了。"李步样回头看看，见这长蛇阵的尾巴，已拖过了横街的街口。便笑道："我们不要不知足，在我们后面，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呢。"北方人道："对了，我们把那长期抗战的精神拿出来，不怕不得着最后的胜利。"这连那几位宪警也都被引着笑了。他们在门口等了十来分钟，慢慢的向前移动，陶伯笙终于也进了银行的大门内。不过在进门以后，他又开始感到了一点渺茫。原来这银行正面是一排大柜台子，在那东角铜栏杆上，贴出了白纸大字条，乃是黄金。储蓄处。来储蓄的人，由门口进去向北，绕了大厅中间几张填单据的写字台，折而向东，直一达到墙边，再把阵头，引向黄金储蓄处。人家银行，还有其他许多业务要办，不能让储蓄黄：金的人，都把地位占了，所以这个队伍曲曲折折的在银行大厅里闪开着路来排阵的。因为如此，在前面柜台边办理手续的人，都让这长蛇阵的中段，在中间横断了。他们是一切什么手续，后面全看不到。进了银行，还不知道事情怎样的进行，自然又焦急起来，一个个昂着头，竖着脚尖，不断的向前看。有叹气声，也就有笑声。有埋怨声，但走升的却没有一个。究竟是金子克服了一切。

第十回 半日工夫(1)

在四十分钟以后，陶李二人挨着班次向上移，已移到了银行大厅的中间，这也就可以看到靠近的柜台了。大概这些人每人手上都拿了几张本票，虽也有提着大包袱，包着整捆的钞票的，恰好都是女人，似乎是女人交现钞就没有什么麻烦。在储蓄黄金的窗户左隔壁，常有人过去取一张白纸票，然后皇皇然跑回这边窗户。但跑回来，那后面的人，就占了他和柜台内接洽的位置，因此总是发生争议。经过了几个人的交涉局面，也就看出情形来了。那张白纸是让人填写储户和储金多少的。有些人在家里就写好了来的，自不必再写。有些人根本没预备这件事，过去取得了纸，又要到大厅中间填写单据的桌子上找了笔来填写。在他后面填好了单子的人，自不会呆等，就越级竟自向柜上交款了。因之填写单子的人，回头再来队伍头上，总得和排班买金子的人，费一番口舌。陶伯笙看到，就向李步祥道："这事有点伤脑筋。我们都没有填单子，离开队伍去填写，后面人就到了那柜台窗眼下。这是一个跟着一个上去的阵线，我们回来，站在那个人面前交款，人家也不愿意。这只有我们两人合作。我站着队伍前面不动，你去填单子，填来了，你依然站在我前面。"李步样摇摇头笑道："不妥，你看谁不是站班几点钟的人，到了柜台边，你压住阵头不办理手续，呆站着等我填单子，后面的人，肯呆望着吗？"陶伯笙搔搔鬓发，笑道："这倒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法子。"那前面的北方人笑道："不忙，自然有法子，只要花几个小钱而已。"陶李二人，正还疑心这话，这就真有一个解决困难的人走过来了。这人约莫是三十多岁，黄瘦了一张尖脸，毛刺刺的，长了满腮的胡桩子。头上蓬松了一把乱发，干燥焦黄的向后梳着。由下巴颏到颈脖子上，全是灰黑的汗渍。身穿一件旧蓝布大褂，像米家山水画，淡一块浓一块的黑迹牵连着。扛了两只肩膀，越是把这件蓝布大褂飘荡着托在身上。他口里衔了一截五分长的烟卷，根本是早已熄灭了，然而他还伤在口角上。他左手托了一只旧

得变成土色的铜墨盒，右手拿了一叠纸和一支笔，挨着黄金储蓄队走着，像那算命p课先生兜揽生意，口里念念有词的道："哪位要填单子，我可以代劳，五两以下，取费一百元，五两以上二百元，十两以上三百元。十五两以上四百元。二十两以上统取五百元。"北方人笑道："你这倒好，来个累积抽税。二十两以上，统是五百元，我储五百两，你也只要五百元吗？"他要死不活的样子，站住脚，答道："怕不愿意多要？财神爷可就说话了，写那么一张纸片就要千儿八百元吗？"北方人还要和他打趣几句，已经有人在队伍里，把他叫去写单子了。李步祥笑道："这倒是个投机生意。他笔墨纸砚现成，陶兄，我们就照顾他两笔生意吧。"那家伙在队伍那头替人填单子，已是听到这议论了。他倒无须叫着，已是走过来了。向李步样点了头道："你先生贵姓？"他说话时，那衔在嘴角上五分长的烟卷，竟是不曾跌落，随了嘴唇上下颤动。李步祥笑道："不多不少，我正好想储蓄二十两，正达到你最高价格的水准。"他尖嘴唇里，笑出黄色的牙齿来，半哈着腰道："老板，你们发财，我们沾沾光吗？你还在乎这五百元。"李步祥想着为省事起见，也就不和他计较多少，就告诉姓名，和储金的数目。这家伙将纸铺在地上，蹲了下去，提了笔填写。填完了，将纸片交给李步祥，取去五百元。看那字迹，倒也写得端正h李步样便道："字写得不错，你老兄大概很念了几年书，不然，也想不出这个好主意。"那人叹了口气道："不要见笑，还不是没有法子？"那北方人也笑道："我倒还想起有个投机生意可做。谁要带了几十张小凳子到这里出租，每小时二百元，包不落空。"前后的人都笑了。这个插曲，算是消遣了十来分钟，可是那边柜台上，五分钟办不完一个储户的手续，陶李二人站了两小时，还只排班排到东边墙脚下，去那柜台储户窗户边还有一大截路。笔挺的站着，实在感到无聊，两人又都掏出口袋里的报纸来看。李步样笑道："我看报，向来是马马糊糊，今天这张报，我已看了四遍，连广告上的卖五淋白浊药的文字，我都一字不漏看过了。今天我不但对得起报馆里编辑先生，就是登广告的商家，今天这

笔钱，都没有白花。”陶伯笙道：“我们总算对得起自己事业的了，不怕饿，不怕渴，还是不怕罚站。记得小的时候，在学校里淘气，只站十来分钟，我就要哭。于今站上几点钟，我们也一点不在乎。”李步祥摇着头，叹了口无声的气，接着又笑上了一笑。笑过之后，他一只把口袋里装着的报纸，又抽出来展开着看。他的身体微斜着，扭了颈脖子，把眼睛斜望了报纸。陶伯笙笑道：“你这样看报舒服吗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站在这里，老是一个姿势，更不舒服。”他这句话，说得前后几个人都哈哈大笑了。又是二十来分钟，又挨进了几尺路。却见魏太太由大门口走进来，像是寻人的样子，站在大厅中间，东张西望。陶伯笙不免多事，抬起一只手伸过了头，向她连连招了几下，魏太太看到人头上那只手，也就同时看到了陶先生，立刻笑着走过来，因道：“你们还站在这里吗？快十一点钟了。

第十回 半日工夫(2)

”陶伯笙摇摇头道：“有什么法子呢？我们是七点多钟排班的。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好，共是四小时，坐飞机的话，到了是鬼话。老胡是个什么美男子，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。他有什么地位。一个简任职公务员而已。她就是想骗老胡几个钱，我真气死了。太欺侮人。”说着嗓子一哽，落下两行泪。但她也不示弱，立刻将手绢擦干眼泪。她又取出纸烟来吸。魏太太笑道：“既然你知道她是个骗局，你就不必生气了。你是怎样发现这封信的呢？”胡太太道：“我早就知道有这件事了。我质问老胡，他总是绝口否认，还说我吃飞醋。有一次，他和这下流女人同去看话剧，让我知道了，我要到戏馆子里去截他，不幸走漏了风声，让他们逃走了。因此，我也更进一步，随时随地，找他们的漏洞。他们通信地点是在机关里，机关里我不能去，他们觉得是保险的，可是我也有我的办法，告诉我那个大女孩子，常常假装到机关里去玩，教她暗下留意她爸爸私人来往的信件。只要像是女人笔迹的信封，就偷了拿回来给我看。总共只试验三次，就把这封信抄到了。”魏太太笑道：“你大小姐今年多大？”胡太太笑道：“十四岁了，她什么不晓得。她先偷得那桌子抽屉的钥匙，藏在身上。那钥匙本有两把，老胡掉了一把，他并不介意，照常的锁。他就没想到别人会开。”魏太太笑道：“我还要问，你大小姐有什么法子在她爸爸当面去开抽屉的锁呢？”胡太太听到这里，脸上有了得意之色。眉毛扬起来笑道：“这孩子就是这样得人疼爱。她陪着她爸爸下了班了，重新由大门外走了回去，对勤．务说，丢了手绢在办公室里。人家当然让她去找。自然，她不能每次都说丢了手绢，她总可借了别的缘故，一人再回办公室去。这次找到了赃物，她就是由找手绢找出来的。你想，我看到这封信就是大肚子弥陀佛我也忍耐不下去吧。信是昨日下午得着的。偏是昨晚上他到一点钟才回家来。这还不是温暖那个下贱女人去了吗？昨晚夜深了我不便和他交涉。今早起来，我把这里的话质问

他，他还咬口不认。我掏出信来，当面念给他听。”魏太太抢着问道：“那就没有可抵赖的了。

第十回 半日工夫(3)

”胡太太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“就是这样令人可恨，他若承认了，我只要他和那下流女人断绝关系，我也不咎既往，和平解决。你猜怎么样？他比我还强硬，他说这是我捏造的信，伸过手来，要把信抢了去。我真急了，扯着他的衣服，要和他讲理。他一掌把我推开，帽子也不戴，就跑出门去了。他料着我不敢到机关里去找他，先避开我。其实，我怕什么？哪里也敢去。打破了他的饭碗，那是活该。我有办法，我不依靠他当个穷公务员来养活我，等他回来再办交涉不迟。隔壁赵先生和他同事，负责把他找回来答复我一个解决办法。我也只好饶了他这一上午，反正他飞不了。可是我一个人坐在家里，越想越闷，越闷越气，邻居们叫我出来走走。我想那也好。对于这种丈夫，犯不上为他气坏了身体，我是得乐且乐。”正说到这里，杨嫂送着娟娟进来了。她身上的衣服，虽然还是短的套着长的，可是小脸蛋已经洗干净了，便是头上的头发，也梳清楚了。胡太太拉着她的小手，拖到怀里，摸了她的童发道：“孩子你的命运好，得着一个疼你的爸爸。”魏太太道：“她爸爸疼她，那也是一句话罢了，为什么家里不多雇一个人专带孩子，两个孩子全弄得这样拖一片挂一片。”杨嫂听了这个话风，流弹有射到自己头上的可能，便抱起小渝儿要走。魏太太笑着叹口气道：“唉！提到小孩子脏，你就赶快要走。这不怨你，我怪你也没用。胡太太在这里吃饭，快去预备，两个孩子都留在这里吧。”胡太太道：“不，我请你出去吃顿小馆。”魏太太道：“你还和我客气什么。我的家境，你知道，我也不会有什么盛大的招待。不过在我这里吃饭，我们可以多谈一点。”胡太太今天的情绪，需要的就是谈。便道：“那也好。”说着，点了两点头。这样，两位太太就更是亲密的向下谈。最后，胡太太为了集思广益起见，也就向魏太太请教，要怎样才能够得着胜利？魏太太笑道：“你问我这些，那我的见解，比你就差得远了。不过隔壁陶太太倒是御夫有术的人，她随便老陶几日几夜不

归，她向来不问一声到哪里去了。她说，作太太的，千万不和先生吵，越吵感情越坏，这话当然有理。可是我这个脾气，就不容易办到。火气上来了，无论是谁，我也不能退让。”胡太太又在手皮包里，取出纸烟来吸着，右手靠了椅子背，微弯过来，夹着口里的纸烟。偏着头细细的沉思，喷出一口烟来，然后摇摇头道：“陶太太的话，要附带条件，看对什么人说话。男人十有八九是欺软怕硬。作太太的越退让，他就越向头上爬。对先生退让一点，那也罢了。反正是夫妻，可是他一到另有了女人，两个人一帮，你退让，他先把那女人弄进门，你__再退让，那个女人趁风而上，就夺了我们的位置。你三退让，干脆，姨太太当家，把正太太打人冷宫，这社会上宠妾灭妻的事就多着呢。抗战八年来，许多男人离开了家庭，谁都在外面停妻再娶。分明是轧姘头讨小老婆，社会上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词，说是什么抗战夫人。那好了，在家里的太太，倒反是不抗战的，将来胜利了，你说在那寒窑受苦的王宝测一流人物，也当退让吗？”魏太太听了这话，立刻心里拴上了几个疙瘩，一阵红晕飞上脸腮。但她这个抗战夫人的身份，是很少人知道的，胡太太并非老友，更不知道。她强自镇定着，故意放出笑容道：“可是平心说，那些抗战夫人是无罪的，她们根本是受骗。那个署名芳字的女人，她和胡先生来往，不能算是抗战夫人。你不就在重庆一同抗战吗？”胡太太哼的一声道：“我马上就要那个贱女人好看，她还想达到那个目的吗？可是我要照陶太太那个说法，退让一下，那她有什么不向这条路上走的呢？所以我决不能有一毫妥协的意思，就算我现时在沦陷区，老胡讨个小老婆，我也要不能饶恕的。什么抗战不抗战，男子有第二个女人，总是小老婆。”胡太太是自己发牢骚。可是魏太太听了，就字字刺在心上了。